華海彙編 八

華海彙編目録

下編

華海彙編卷之八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尊周正議

初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塲父塔失及于阿台之難有殉國忠奴兒哈赤乃走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蚕食之時送所掠漢人自結于中朝居頃之阿部夷克五十碩等掠紫河堡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哈赤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貢夷馬且述父祖兵死 萬曆十七年己丑九月加奴兒哈赤佟龍虎將軍既竊名號誇耀東夷勢愈强控弦

數萬後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侵兀喇
諸酋其部落之居近朝鮮者款附我國進獻不絶國
家嘉其誠給加資帖以奬之不許來謝奴兒哈赤亦
得嘉善帖拜恩於江界越邊矣其後破忽温數萬餘
騎遂駸駸并呑諸種犯順中朝自稱金國汗爲淸始
祖世傳哈赤出見女人溲於地地穿四尺餘異而交
之生九子皆雄丁卯東搶者其第九子豫王號爲攝
政九王而庚寅選去錦林女者也其第三子名洪太
始是爲崇德帝耕釣餘事曰奴兒哈赤母厚春部胡
女也未嫁時野遇美少丈夫服道人服強與之合曰

吾東海水獺一千年鍊道成人形今壽三千年將成
仙一生貯精墮盡於汝矣吾其死矣夫然汝當生萬
古英雄兒言訖即露獺形而死女泣持死獺歸乾藏
于笥女乃矢靡他果有身生子即哈赤也歧嶷雄壯
才免襁能泅海捕魚雖巨洋大濵出沒如龍八歲將
入瀚海崑有一異僧呼曰汝獺子吾觧堪輿術汝持
獺骨来當葬福地哈赤歸問其母母曰事則然而吾
秘之耳使哈赤持獺骨往異僧曰海底有帝王祖域
非汝不能入故吾跡汝至此乃授両錦囊一囊盛獺
骨囑曰汝入彼洋底當立一玉人其左耳掛吾囊右

耳掛汝褳骨哈赤入海果見玉人意謂左耳勝乃易
左右而掛僧頓足曰天也從此汝爲天子吾子孫爲
汝輔弼仍歔欷而歸哈赤年長遭荒歲漂到寧遠衛
時李成樑賑飢口見哈赤曰奇胡雛率歸供役哈赤
左右服勞甚誠一日成樑使叩膝指示足底有三痣
如三台星哈赤笑成樑問其故對曰小人足底有痣
如七星環拱成樑大驚又嘗問汝見可居地乎哈赤
曰寧古塔荒棄而實美土也成樑曾見此地欲建衛
及聞其言知其範圍非凡又奇其足底奇相欲於明
朝尋罪誅之及朝左右告曰哈赤盜千里馬逸去成

樑問梓潼女在守内舍告曰偕去先是成樑出鎮梓
潼聘佳妓名雪鮮生女年十四来寧遠諸子将嫁于
公卿子成樑止之曰自有其匹至是如松輩請追擒
成樑笑曰哈赤無敵手兼以梓潼女英慧寧終為汝
擒乎如松等湝率三十健校追之哈赤方駐馬山谷
中與女射鹿療飢女曰甥奚為来吾窺哈赤於簾内
天下英雄也渠夜告逸吾與之偕甥先着吾手段請
列三十校一行吾射其鼻端無一傷及射果然哈赤
吽曰吾一矢穿公輩象毛圈而不錯抽矢過三十毛
孔而曰何如哈赤乃笑曰大爺下臨吾誠拱手就擒

而如松輩吾何㥘哉時成樑遣人召諸子還曰天運不可逆也追贐哈赤二車貨曰汝往寧古塔藉此貨開荒奠居倘出建州一步地則剿滅之哈赤拜曰如命哈赤時年十四五與梓潼女居寧古塔終成樑世末或犯塞云乾隆帝以成樑後孫某為其駙馬曰朕為其家外孫萬曆四十五年戊午哈赤陷撫順堡帝大怒大舉北征以楊鎬為經略勑發朝鮮兵朝鮮以叅判姜弘立為五道都元帥平安兵使金景瑞兼副元帥宣川郡守金應河為助防將李民寏李挺男鄭應井為文武從事官率二萬兵赴征鎬分四路総兵馬林出開元攻北杜松

出撫順攻西李如栢從鴉鶻趨清河攻南東南則劉綎出寛奠堡由涼馬佃擣後裔一琦督我軍并進會天大雪馬不前松渡渾河遇伏兵而敗林從三岔口敗遁綎不知松軍覆疾趨三百里至深河力戰死綎名振世用鑌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詔遠鎬以熊廷弼代之先是帝愛後宮子有昜樹意輔臣憂之時光海主以後宮子庨居二而請封世子輔臣恐啓帝一例之意蔪之主恨爲潛囑弘立曰臣其強者以是弘立到處稱有密旨淹留不進綎責曰英雄只在眼前乃用狡黠小兒耶英雄

指金應河也弘立到牛毛嶺辭以粮盡一琦語縺曰
非粮盡實觀望乃扶劒督之弘立麾下亦多言之弘
立曰密旨在乃潛遣通事河瑞國金彦春等請款于
奴奴酋加額曰南朝四路兵折杖可笞所慮者朝鮮
卒悍兵利今自送降豈非天乎弘立進馬家寨令曰
敢斬一虜者斬左營將金應河曰軍中君命不受獨
勦殺甚多貴盈介三萬兵来衝官軍一時潰直犯左
營應河呌弘立援弘立曰爾不用命斬殺為能安望
救乎應河軍立盡乃倚柳樹射賊賊稱柳下將軍軍
保通引金鐵賢伏甲裏給矢矢盡呼曰矢房空矣應

河張空拳益自奮竟殞於柳樹下鐵臂亦死應河死
幾日顔色如生奴收尸瘞曰好男子異日再生我願
得之　帝褒贈遼東伯賜帑金萬餘兩於其家詔書
有曰丹心誰效白骨誰收堂上鶴髮望斷倚閭閨中
寡妻石化山頭秋霜大節白日精忠嗚呼巡遠不死
仙李有臣天祥不死屬猪有臣將軍不死寡國有臣
忠臣烈士何代不有忘身殉國如子者誰是時奴呼
通事曰願見大將弘立使景瑞約和景瑞還曰奴多
瘡痍且馬鎖鐵索人宿革囊夜往掩之弘立不聽自
往奴營士卒牽衣頓足曰帥何之多摩拳拔匡死弘

立以一琦在軍恐敗和事縛送奴一琦仰天嘆曰禮義之邦何太甚也裂衣帛寫家書繫衣帶自殺奴雖投馬糞瓦礫於弘立等曰賣降奴犬彘不若哈赤愛弘立與之同處欲探其意設大宴弘立上坐景瑞次之綺羅滿前出其妻示之弘立自比符堅之於王猛作詩謝曰去國萍蹤莫恐嗟魚龍到處即江河掮身竭節無南北知己酬恩敢小多孤凰已能辭枳棘大鵬元自化溟波蘇卿千載眞堪笑瀚海看羊獨奈何酋大喜撫背曰君眞丈夫華人在擄者唾罵曰東國五經掃地矣弘立帳下有降倭三百薦其劍術酋將試

之倭相與謀曰吾等受朝鮮恩今辱犬羊所使若掃蕩羣醜歸報朝鮮不亦烈丈夫哉弘立泄其謀哈赤令八固山奴軍局名潛以三千人執棒衛之使倭三人為隊入庭劒光雪翻天地低仰諸倭盡於棒奴死者亦五百人哈赤曰鮮軍又可信耶弘立曰鮮俗怯死無虞哈赤曰軍卒雖死將官之稱兩班者豈有好心弘立低頭不言再三問皆然哈赤乃揀手掌柔潔者四百餘曰此所謂兩班也斬之惟民寔等十餘人以弘立心腹追之是年五月奴兒哈赤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哈赤謂弘立曰欲

講和汝國汝貽書國君成和事可也使二胡賫書來
留滿浦越邉以待回荅弘立亦書付張皇奴強曰可
和不可戰臺諫請収弘立三族主曰力屈和勢也啓
虜情職耳主命李爾瞻製荅胡書爾瞻疏請斬奴使
焚其書且辞製書曰臣年已六十與其苟且於禽獸
之域撕身於被髮之俗無寧力争而死庶作結草之
厲鬼使學官朴希賢婉辞荅送無何奴又書來曰今
日事無他不事南朝子子孫孫永結盟好刑白馬祭
天殺烏牛祭地歃血爲盟元帥以下盡爲出送棄弓
兵只以一鞭往來開市弘立等状啓臣等一縷残喘

奄奄待盡虜騎犯邉之日乃臣畢命之時誓心一死
報謝所賚密符印信僅不失隨身佩持擬於臨死之
際與之俱碎奴出送希聖一元民寘使平安監司朴
燁答書遣使探其情形參中朝弘立欲立奇功言于
奴曰遼東非中國地得遼據瀋陽中國囊中物尙稱
善乃出師時　天啓二年也召景瑞曰汝不思報生汝
之恩乎景瑞每恨誤身思有以洗曰如有某處萬死
不辭守遼將某深交當使內應酋與三千鐵騎到遼
佯使內應潛約殺酋弘立告之奴斬景瑞景瑞詬弘
立賣主張裸縛弘立責盈介急救之弘立叩頭曰所

然者天厭之及陷遼擔歸王帛子女於瀋陽一委弘立創新制哈赤謂君不減耶律楚材當為開國元勳以所擄蘇學士女妻之即奴養女王面公主也弘立甚愛曰吾妻子俱亡隻影異國賴子相從女泣曰忍渡遼河幸奉巾櫛願終身不負弘立曰人生行樂何故國為乎奴既陷遼王紹勳請援曰朝鮮素稱禮義之邦尤堅事大之志其與奴酋勢不兩立而與遼左相為唇齒遼左既危勢必中之馳一介之使諭令發兵十萬與鄉兵合進則轉危為安又王一寧私語義州府尹鄭遵曰奴酋許多玉帛搬運本所見此景像

豈能耐久顧戀巢穴情跡已著誠及此時得兵數萬
以奮義之士逐思歸之奴不待區畫可收卞莊之功
願大人即奏　國王速調兵馬進駐鎭江令我鄕兵
為先鋒遠近相應以示挾攻之勢不煩多兵可見奴
賊之遁喬世豹又云參將欲托妻子於貴國數日之
內當有此請貴國雖示厭色亦不可離却云時中朝
有流言謂朝鮮陰懷兩端主憂之遣李廷龜等至京
師辨誣　帝遣梁佑監軍于我國賜銀二萬兩以補
軍需主迎詔親告廟社令八道收民結布以待之是
時胡書來語多悖慢主諮遣文希顏于奴奴不受贈

遺不報國書恐喝多端希顔只見弘立而歸主妃柳
氏以謗書上疏曰邊方之憂奴賊與 天朝如彼且
與我國為好者誠非愛我國之情也我國與 天朝
協力征討則渠之對敵之心分矣此於我國無限致
誘而我國亦不欲見忤於彼賊切不出兵助 天朝
避難唐人亦不許接後日見 天朝人羞愧矣今聞
毛游擊水兵出来恢復鎮江因請兵于我國我國亦
不快諾云我國小不顧見倘賊追逐盡殺則我國誤
天下事矣豈不痛惜上意不欲得罪於 天朝亦不
欲激怒於彼賊欲為兩全天下事必須專事於一處

決無兩利之理不得已彼賊雖增怒爲釁君臣上下
期以一死與天兵合力戰守雖未蕩滅凶奴我不失
天下大義不其可乎今不欲見憎於彼賊切不顧見
天朝自以爲幸終致兩失未免莫大之患政府大臣
備局堂上不爲極口利害啓回上意從其自上所爲
日復一日如彼而軍中士氣一刻爲急誠悶望矣竊
見春秋史記隣國有患莫不相救况於父母之國危
急至於如彼乎追思壬辰　天朝救我之事則感淚
自出矣歷觀古史與金講和怠惰將士之心宋終敗
亡常以爲恨我國循蹈其轍未知先作何爲也古將

岳飛以五百殘兵大破兀术謝玄以八千兵大破符堅百萬之師虞允文大破金主亮我雖力疲勢弱精兵一萬可以辦出而朝廷無謀國之臣邊鎭乏干城之將自上又無奮發討賊之意誰能爲國死於戰塲守且我國兵馬雖與 天朝協力致討將士竟效金景瑞姜弘立等偸生必不發一矢而討賊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不過無用一張休紙而情極沓沓敢此書啓邊方將帥以不能討賊如我憤惋則必爲疽發背而死矣㤗增痛哭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 聖節冬至等使皆可往矣而

經年不送痛悶何極二百年至誠事大之義盡爲歸
虛婦女計慮因極悲慘使臣譯官等厭憚何暇手親
覽休紙回下爲筌又以私書付兄希奮極言朝論之
失且勸力陳事雖不行朝野賢之 天啓三年丙寅袁
崇煥代熊廷弼鎭寧遠城時年二十七威震華夏在
軍中甚靜坐一室積萬卷書與數三幕僚閑談聞奴
寇至盡焚城外民居淸野而待有告奴戴楯穴城崇
煥點頭轎到敵樓與我國譯官韓瑗論古談文略無
憂色蓋我國使臣適入處城中也俄頃放一砲聲動
天地崇煥笑曰賊至矣開窓俯見奴兵滿野而進城

中了無人聲奴夜入外城盖崇煥預空外城埋紅夷
砲一名地雷砲誘奴入之奴才入外城并力攻之又
放大砲城上一時擧火明燭天地矢石俱下戰方酣
自城中每於堞間推出木樻子甚大且長半在堞内
半在城外樻中實伏甲兵立樻上俯下矢石如是屢
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去核綿花堞堞無數須臾
地砲大發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
馬騰空亂隊墜者無數奴大衄而退猛將勁卒盡於此
翌朝崇煥登城歎曰殺人此多吾不免乎賊隊擁聚
於大野一邉狀若一葉哈赤僅以身免崇煥即送一

使倫物謝曰老將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於小子
豈其命耶後勿更来哈赤先已重傷及是即具禮物
名馬回謝請借再戰之期因憤恚嘔血而死寧遠城
外有嘔血臺哈赤長子貴盈介讓位於弟洪太始代
立先是李适之黨韓明璉子潤逃降奴謂弘立曰國
事新變令公夷九族弘立泣曰吾當以吳兵入郢蘇
女諫止弘立未決潤讓之弘立說奴曰朝鮮天下精
兵處也勁弓長戟神砲利劒皆土産俗尚狡黠用人
以勢利智能之士欝欝思展某被殊恩未效尺寸願
執前茅仍爲假王収其智士簡其精兵足得十萬奴

訝其假王之說難之曰東國禮義成俗實難服元世祖用三十萬兵終至甥甥之和吾力小莫如東和朝鮮南戰中原昔人有不敢謀故君之僕隸君何獨仇本國若與弘立退又上疏以利誘奴終不用及太始立弘立又誘之太始許之曰倘一鼓定朝鮮則當行張邦昌故事而先生有晝錦之榮孤亦有力於經營天下矣遂命二王子名阿獮他水乃於天啓四年丁卯率輕騎三萬令潤作先鋒受弘立節制授金印弘立驚喜曰事成謹奉社稷而從不如意講和足矣及出師蘇女牽裾不捨弘立曰不久當迎輦翟潤曰僕與

令公俱抱終天之痛復讎之舉今行盡之弘立曰此吾日夜切齒也約胡將大殺掠胡將曰殺掠吾兵之能事奴逼義州使人呼曰大金國二王子奉命征討城中將士出降南土軍兵悉歸鄉不然靡遺府尹李莞以舜臣侄有名稱而久失軍心士卒離體莞被酒卧妓家不省濶夜着華服潜入城焚軍器叛民開門納賊賊突入魚肉之小兒倒揷空瓮聲汩汩逾時絶仆道路者背貫真木釘奴將曰殺已多矣可已予弘立曰未也東事惟吾進退奴執莞及判官崔夢良令分立南北各聚左右盡殺之烹莞癸天誘夢良降夢

良奮罵曰爲戮犬羊何爲至此隣國之道果如是乎
奴大怒亂斫之剃朝鮮人頭編其行伍以威軍容先
是遼將浙江人徐孤臣率數百人入昌州山城因探
報昌城府使金時若曰奴整頓兵馬定有東搶之計
莞謂虛喝不聽及城圍請給軍器莞置簿然後出給
乃至于敗前是流來遼人甚多時若謂作欒乘夜圍
而椎殺者七十人有一兒年十五者潛逃追執掘地
立其中以土塡之將及腹眼睛突出而死及是時若
三父子一時被殺人以爲掘殺報也奴至凌漢山城
呼出降城中荅曰受命守城效死爲期奴乃登城亂

殺郭山郡守朴惟建定州牧使金搢并家屬被執乞降剃髮奴納其妻妾置帳中行軍則使惟建等各牵其妻妾馬惟建責其失節妻妾反罵其不忠惟建無以對奴到安州曰足以立威可議和弘立使同降武人朴蘭英呌門言和且議焚閭舍奴喝曰人家至重何為自焚曰脅和甚急城中使人見奴探情二酋與弘立坐椅蘭英等平坐酋曰大金皇帝怒其所為遣兵征討汝國何為户牌侵虐民人不通信使不修鄰好何不察天時而敢與大國為讎爭速出約和諸將慴慄牧使金俊奮臂曰君父待以爵祿任以干城為

臣子者竭力報國奈何臨亂有偷生之計乎兵使南
以興使虞候朴龍登城呼曰有斷頭將軍無和將軍
弘立奮然曰朝鮮尚未悛更可屠殺是日烟霧不辨
咫尺奴萬騎駢進以興與壯士泣血戰奴死者山
積前仆後入并驅駱馳一時登城勢如風雨以興俊
及諸將手持焇㷁倚譙樓亂射衆賊匝圍以興及俊
父子諸將自焚焇㷁燒死以興揮從人去軍官鄭延
祿寧邊軍官愛男不去曰公死於國我當死公遂俱
焚奴大殺城中人物以興死後七日 帝聞之特書
姓名于紅錦須示中外以勵天下義士以興從弟以

雄方水路朝天一夕閭街路大閙出見紅錦書名大
字始詗知其死節云時弘立里中人以京炮手在城
撞弘立馬叫曰公本國人何不禁殺弘立曰吾九族
赤矣来為報仇何禁為里人愕然曰是何言大夫人
終天年餘無恙弘立頓足曰吾為韓潤所賣請奴堅
免死旗大叱潤絶之平安監司尹暄擁兵平壤不救
安州及奴至軍民盡散暄棄城走弘立張榜于西門
曰兼八路帥金國大將軍姜諭父老軍民文武置散
大軍吊伐今為懷綏毋貳毋恐各安耕桑山林之中
閭巷之間必有懷才莫展有志功名者糾合英勇来

赴軍前共圖不世之勲弘立謂㮙揭爭應累日寂然則歎曰朝鮮不知吾心所在豪傑未有至者深可恨也韓潤戟手曰愚哉安有殺人如麻而人有影從乎不知爾意將何爲弘立怒曰吾爲汝所使但飮馬漢水而大事可定矣時朝廷以張晩爲都元帥申景禛具宏守臨津　上仁祖奉廟社主出避江都晩駐平山不進弘立等聞本國事情無深入意因列鎭尾解深入平山晩退住松都是時奴移書詰責曰天可汗爾天不卽送使致吊宣川之役一不殺戮不卽送使致謝毛文龍吾之大仇而容接內地給餉護恤遼民我

之赤子而拓亾納反一不送還吾甚恨之張晩承朝
命使姜朴兩子弟持書送諭其父弘立荅書曰僕只
期事和而至於此令兄力賛以紓廟堂之憂兵旣深
入不可徒以口舌爭辨特厚遺禮物賞軍之資退師
計之上也至於慶昂一節隨後講之未遅差使期於
御前親傳文書欲知彼此一揉和好戢息一面使回
心爲如割又送書箕伯曰金國二王府要與我國請
和朝廷速差官再受國書約和垂成生民之幸也大
兵還時秋毫無犯云意甚美也朝廷又遣弘立叔絪
議和絪泣語弘立曰父母國可背天地鑑昭矣莫如

歸身贖罪弘立夜投印於江而歎曰大事歸一夢乃
與奴差劉海及蘭英詣江都設軍威引見 上坐榻
上不答禮海立不前怒色勃然諸宰白海無禮 上
一起則國體虧損大事去矣令譯舌開諭海素黠便
解其意即就坐進胡書中有勿助南朝之語 上以
義却之海歸報奴曰朝鮮禮義之國難責以非禮海
又来求見 玉顔 上不得已行相揖禮從胡一人乃
鏡城投民朴仲男也海曰不倭漢人也豈以一時之
流離忘扶顚之大道乎若能屈一時之辱必伸長久
之榮豈不美哉今農節在邇人民逃躱皆望一和字

國王為接見之禮何忍不念小民哉吾恐金人心術
叵測必下王京禍不忍言奴賊去天啓年號且要王
子為質答以王子年幼以宗室原昌令陛君稱王弟
李弘望為通信使禮單木綿三百同白苧三百疋虎
皮百令豹皮百令送奴陣奴初以親王弟為請朝意
難之海書掌示假字遂送原昌君海復来賊去天啓
年號不得已去年號於國書海賚胡書曰大金國二
王府致書于朝鮮國王麾下和好兩國之願無盟誓
何以信其和貴國王慳滞不誓是言和而實不欲和
吾豈不知也近日兵器有備士卒有鍊必欲相戰以

較勝負若然大丈夫之事即還令弟與大臣約日會
戰或勝或負再定約誓亦不遲倘貴國實欲真和請
速為盟約兩家罷兵生民之幸也奴連書督之答書
曰我國事 皇朝二百年受恩深重前書已盡道了
惟貴國諒悉時當春夏之交潦水大漲進退維谷奴
大生恐惧之心倘乘此時首尾邀擊則可使隻輪不
返而我國不敢出此計只屢送使請和海弘立等復
来曰若不去中朝年號而 國王親莅盟則直進京城
恐喝萬端當奴之初請和也宰臣崔鳴吉曰國小力
弱不如卑辭以紓奴鋒李貴以為然為書報之及是

鳴吉又力主之司諫尹煌庭叱鳴吉曰宰相不能戮
力王室使 上受無窮之辱獨不畏萬世之譏乎煌
又前曰千乘之尊詘禮於奴者畏死也 殿下何畏
死之甚也鳴吉等曰奴師之來期月耳已屠七城其
勢不可敵必能忍辱然後國可保也煌恚曰小人每
言強弱之勢以恐人主此秦檜所以亾宋也鳴吉等
又以此恐動 殿下之國鳴吉等必亾之也 上卒
用鳴吉等言煌又上疏曰 殿下雖爲和親其實降
也 上曰疏語凶悖降字問啓煌對曰臣言不是請
斬臣頭生員尹衝志上疏斥和請斬鳴吉等皆不從

時兵曹判書李廷龜戶曹判書金藎國吏曹參判張
維崔鳴吉見胡差定約條稱以兄弟之國且 天朝
乃父子之國不可與汝國和故背叛也海龍骨大等
連日力爭海忽拱手曰不但禮義忠信可冠於天下
也奔竄孤島我兵一蹴便為灰燼而猶終始不叛
天朝誠可敬也我以此意當告二王子即馳書問之
則答以不背 天朝亦好意思任從其意只堅定盟
約而來乃於三月初三日築壇于江都西門外刑白馬
祭天殺黑牛祭地胡差欲陪 上莅盟廷議不可
上曰既不能討與之和而不莅盟可乎廷龜以 上

在憂服中言於胡差而防之相臣尹昉吳允謙金瑬
李廷龜李貴崔鳴吉申景禛等會盟于壇奴誓有曰
兩國講和同心合意存心不善皇天降禍朝鮮誓有
曰兩國背和皇天降禍各守善心共享太平朝鮮三
閣老六尚書與大金八大臣南木大太沈漢河世兔
狐山太托承害且二革康胡金薄二斗等誓有曰若
與金國不善如此出血白骨現天就死二國大臣毫
無欺罔欽飲此酒樂食此肉奴二王子又書論莅盟
畧曰我一到王京八道盡屬于我雖在海島水能為
田魚能為民爭大臣各戀房產豈不說王來降爭是

後奴兵盡渡青川江入去弘立蘭英代質其子留本國先是乙丑宣川黍莖有董王春三字色紅如染張晩巡關西採其黍以來至是奴自義州至平山兩西鞠為茂草董字千里草也王春正月也又有鵜鶘至臨津監察趙某疏言鵜鶘者弟胡也非我國所産必胡王之弟出來果九王提兵而來弟胡之説驗矣後海等同原昌君到京以　上不親迎怒詬之狀不忍見　上不得已接見酒酣海願與　上相接適口上問弘立對曰胡人大盟也一適則平生不負　上曰然不可從使弘立諭之海請和背　上又問弘立

對曰亦一誓也　上從之海妻本遼女兄弟三人爲
貴永介養女與弘立蘭英爲友靖海率二女出來遼
人男女五百皆從之海本我國晉州人愼敏父應昌
壬辰倭亂一家被擄海時年十一入劉綎軍冒綎姓
變名海嘗以綎差官東來尋父相見先是海第六歲
入倭學醫蓄財貨聞父爲俘賂百金贖父偕還　上
官應昌六品職以慰之後應昌從綎征奴死　中朝聞
海是遼人引奴構亂下詔捕勿論中外人除荊州刺
史加銀萬兩毛文龍密帖偵探于我國戊辰海改名
興祚率弟興基興治興良焚其家舍若燒火狀自清

来降于毛營弘立旣因留潤叱曰汝𡚁情骨肉自棄

樂國愚哉吾西歸擁歌吹醉紅裙倘佯餘生足矣汝

他日得無悔乎弘立歸家人皆避不見有示忠烈錄

者畫金應河死而弘立等屈膝之狀自責曰吾愧死

矣遂閉户書空淚語曰廣厦千間兼金萬鎰中有美

人顔如花割愛歸國叔父之故韓潤不欺我也蘇女

奔本國押置京口女以血書賂人傳弘立畧曰妾養

在深閨早學婦貞薄命嶮釁遭難蒼黃行過黃沙淚

盡青塚不料老爺萬死相逢離邦去土二人懷抱誓

海盟山一約金石呑舟巨孽敗我深歡事不從心一

別無還丁寧好音寤寐在耳向君之誠如水東流深
情縷縷難訴九天丈夫心期一寸剛鐵兒女衷腸匪
石可轉鳳髓難合蝶夢稀到地老天荒形單影隻惟
當魂隨山青血斑湘竹不及黃泉無相見期臨緘嗚
咽書不盡意弘立見之淚如雨下狂躍却食浹旬而
死死時語僮僕曰吾早登科入臺閣以睚眦害人者
匪一天以此施惡報耶至今始興姜山有厲塚其後
毛文龍推蘇女而去尹暄爲領相昉弟亂定臺諫雖
論殺内實不忍約以明日停啓　上遽允之暄方與
沈命世對奕命世痛哭暄曰事已至此奈何遂就刑

三司啓張晩身為元帥賊在數日程先自逃竄有若
婦女避亂者然請遠竄配扶安又啓黄海兵使丁好
恕逃竄罪配穏城時遠左路塞我使金尚憲浮海朝
京聞奴兵東出呈書請救 熹宗命袁崇煥往援至
鴨江聞已講和罷歸遣權怙等馳奏被兵脅盟等情
八月 帝崩 毅宗即位惻然下勑使怙等賫送勑
曰被兵情節深惻朕懷通問来往權宜罷兵非王本
心至於君臣大義皎然日星王之忠藎朕所洞鑑夷
情叵測戎德無厭王其益勵薪胆嚴加隄備朕亦令
毛帥俾其悉心防制為王犄角彼此協心冀収桑楡

中國屬國共勉圖之先是遼東陷都司毛文龍脫身到義州収得邊民數千潛擊鎭江奴鎭江中軍陳良策有歸順意借毛旗號夜縛鎭將佟養真文龍鋪張上本於巡撫王化貞誑以鎭江奇捷時魏忠賢要邊功兵部尚書張鶴鳴除文龍叅將守鎭江奴怒擊之文龍走至宣川奴以奇兵突至府使李尚吉極力莊護脫免入據椵島遼民来投者數十萬分處鐵山蛇梁等處遂成大鎭後尚吉爲箕伯文龍待之極厚朝鮮頗賴之文龍爲人好大談無實驕虐無狀袁崇煥不悅其所爲稱閱兵到雙島會文龍勸歸鄉文龍曰

吾有此意但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後更邀文龍詰違令數事命縶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罪可斬文龍喪魄乞哀遂取尚方劒斬帳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為下淚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耿仲明劉興祚等主其軍（後皆見殺）除文龍虐政時崇禎二年五月也　帝方倚崇煥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捕其爪牙在京者今宣川身彌島有毛文龍塚當是時奴分道入寇　帝京崇煥急引兵入護營廣渠門外　帝立名見賜饌裘與奴鏖戰五日互殺傷崇煥千里赴

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謗崇煥縱賊擁兵朝士因
前通和誣引賊脅和將為城下盟 帝頗惑之會奴
縱反間謂崇煥邀我共陷北京而分之既敗又曰既
邀我而又擊我是必欲專其利也乃陰縱所獲宦官
宦官素黨於文龍因是悉聞奔告于 帝下崇煥詔
獄磔于市天下寃之崇煥妄殺文龍 帝又誤殺崇
煥邊事益無人 崇禎九年丙子春奴兒黑干洪太始一
名自瀋陽使英俄児代龍骨大一名及蒙古人来議僭號
事平安一路洶洶待以待 中朝使之禮及抵平壤監
司洪命耈故抑損其儀龍等發言使事命耈曰吾國

臣事 大明如天經地緯爾國所議事非吾國可與聞也龍骨大曰西㺚知天知勢故歸附滿州矣命壽曰吾國之天在 大明龍等不敢復言夜深鄭命壽與㺚一人潛謁命壽曰公言何太峻耶仍袖呈貂皮稱以龍將私遺命壽正色曰凡禮幣當以正道交際豈宜暮夜相投命壽再三叩請終不受時武宰同知李廓僉知羅德憲以春信使往瀋陽適值三月十一日太始僭稱皇帝國號大清告天受賀拉廓等參班廓等抵死不從差胡等毆捽困辱終不入拜（一云參拜）漢人見者至垂淚焉及歸付答書稱皇帝廓等不能拒

到通遠堡潛置紙籠中托以載重留付館人先為馳
啓命耉悲憤抗疏請斬二人頭函送瀋陽國中竦動
上下其疏於備局吏曹判書金尚憲以為廓等之罪
不至置死姑請拿来三司俱請按律正言俞榥請斬
德憲等以明大義儒生趙復陽等陳疏關西儒生亦
請斬後德憲白馬山城廓劒山山城充軍領相金瑬
方主斥和之論年少峻論者隨而和之搢紳中或以
為彼自帝其國何與於我而先𠅘盟好以至速禍哉
以是莫敢開喙及龍骨大馬夫大稱吊祭　仁烈王
后而其十王子致書于　上陳僭號之事且言廓等

不叅拜之罪盖欲探我國事而加兵也以李溟朴簹
失時之輩為接伴使凡待奴之際慢忽薄畧溟且勸
李曙示以兵威龍馬所帶人即蒙古新服者意欲厚
待以為誇張而特以從胡待之以失其心且言人臣
不敢致書於國君十王之書終不坼見曽在 仁穆
大妃喪胡將許令殿上設祭而稱以殿宇逼側別設
空幄於禁川橋邉及行禮也風吹帳開覺其見欺有
怒意是日砲放後苑宿衛禁軍亦當相遆各持戎器
俱在幕後奴使見之顛倒出来掌令洪翼漢抗疏請
斬虜使館學生繼請之胡將密偵其機破闌步出散

入閭家奪馬而走街童爭投石礫而逐之京城震動
龍馬等在路不敢入城府野宿而去廟堂始為恇㤼
發使乞留相屬於途而終不入來　上下教八路諭
以斥和之意西路諭旨為胡將所奪自此　上屢下
悔悟之教勉以忠義敵愾之意遠近斥和攻奴之疏
遝日踏至大司諫尹煌疏請減饍撤樂焚江都行宮
專意攻戰吏曹叅判鄭蘊疏請進駐松都叅議金德
誠請進駐平壤激勵將士時天災物怪疊見層出如
富平之移石嶺南關西之鳧戰大丘之鸛陣青坡之
蛙戰竹嶺之鰆行禮安之斷流兩陵之雷震京兆之

池赤都城一日之內震擊二十七處五月大水猝至東門路絶三闕一時俱震白虹貫日及星文之變咸萃於一年之內而領相金瑬左相洪瑞鳳右相李弘胄等在廟堂戰守無所講瑬兼體察使白　上曰奴若深入則都副元帥及兩西方伯置孥戮之典　上以體察使亦難免重律為教瑬聞此教反為和議時秋防已迫崔鳴吉請送和使校理吳達濟吏曹正郎尹集上疏請斬鳴吉獻納李一相疏有負　天朝欺吾民等語蓋時論以斥和為清議以羈縻為邪議人皆依違兩間及瑬附鳴吉之論始送小譯朴仁範於

瀋陽以探奴情三司俱請勿送　上特命發送黑千
曰甬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
及斥和人則當大擧東搶其答書曰貴國多築山城
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乎貴國所
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其可以一小島爲國乎貴
國持論者儒生其可以揮筆却我乎奴又遣馬夫大
至義州謂府尹林慶業曰吾以十一月二十六日擧
兵東來甬國更講和好則兵雖在路當罷歸且我國
稱帝中朝所不能禁汝國禁之何也廟堂欲送宰臣
而臺閣力爭後雖徑送朴簹而已後於清發兵之期

李時白時為南漢山城守禦使其父貴與滊不相能
守禦之事一不從其言滊及都元帥金自點請毀撤
重鎭移入山城兩西大鎭盡為無人之域矣椵島都
督沈世魁以我國斥和之意報　中朝是年秋監軍黃
孫茂奬諭我國移咨朝廷曰貴國人心器械決難當
彼強冦勿以一時奬諭以絶羈縻之計云自點受椎
轂重任不為撫養軍卒以刑杖立威積失人心嘗謂
奴賊今冬必不来或謂賊来則怒不来則喜冬防已
過無一人添防嘗於義州龍骨松鶻山置烽燧無事
擧一炬賊現二炬犯境三炬接戰四炬而自龍骨至

于自點所在黃州正方山城盖烽火若達于京則恐
為騷動故使止於此矣自十二月初六日連擧二炬
而自點曰此是朴簹入去虜必来迎也寧有賊来之
理乎始使軍官申榕偵探義州奴騎已到順安榕回
報自點以妄言將斬之俄有急報一如榕言始馳啓
盖奴憚林慶業在義州徑到昌城勢如飄風直為上
来邊臣狀啓奴皆奪取故朝廷不知時亂報初至廟
議將入江都以澄子判尹慶徵為檢察使叅判李敏
求為副先赴江都備船以待起服沈器遠為留都大
將初弘胄擧慶徵而　上問澄曰卿子何如對曰不

及他人之事未之有也至於捍守敢不盡力乎十二
月十四日奴長驅已到畿甸如入無人之境世傳清
汗入青石嶺十餘里長谷絶險汗責龍胡曰此天塹
也前後若有捍禦之甲將無遺汝何驅我死地欲斬
之龍胡笑曰朝鮮原州有朴風憲者可當陛下林慶
業可當小臣而朝鮮只用地閥故朴老於風憲今慶
業在遠所用者皆乳臭無謀者必不守此詗探果然
回軍時改路從開城東北白峙而去云十四日命尹
昉等奉廟社主王子後宮妃嬪入江都　大駕將出
而下人盡散内乘李震卿艱立御乘馬政院使令一

人為牽陪蒼黃出南門將向江都馬夫大先鋒已到
弘濟院　上還御南門樓都城笑聲載路鳴吉白曰
臣與李景稷出見馬胡托言請和以緩其鋒　殿下
及此時馳幸南漢鳴吉遂以匹馬徑赴奴陣大將申
景禛先送將官李興業領軍出敵過飲酒泥醉為賊
盡沒鳴吉見馬胡問其深入之由則陽言無故渝盟
更為約和而來鳴吉故遅遅以度時刻欲　上乘其
暇去邪也或告其謀馬胡曰吾豈不知吾亦困頓故
欲暫憩耳　上自水口門馳向南漢執鞚者已走親
執策以行士女跣足徒行父子夫婦相失僵臥哭聲

震天至箭串內侍金光澤等問陪從諸臣曰　上不
御膳已二日矣無物可進至松坡津江氷纔合使李
震卿試堅脆馬墜不能起　上無暇下馬馳渡江到
山城野蘼經路一黃門告曰此吉兆也頃幸公州時
亦有此異云翌日欲幸江都大雪之後山坂氷凍
上步行屢次顛仆以毛方席擔陪還御城內客舍鳴
吉景稷等來啓曰彼言令行專主議和而甬國人民
奔散　主上播越於心不安須遣王子大臣及斥和
數入則當還去蓋大軍未到故姑以甘言紿我也奴
兵隨後大至圍城遠來形色如鬼馬皆疲困乘此急

擊則可勝而皆畏懼無意出戰也朝廷以宗室綾峯
守倘升為君稱王弟刑曹判書沈諿假啣大臣送奴
陣清王子問曰丁卯以假大臣假王子欺我矣無乃
復踵前習耶諿言我本平生所言忠信雖蠻貊不可
欺謂馬胡曰我非大臣乃假啣也綾峯君非親王子
也虜大怒揮却之綾峯曰沈諿之言非也此實大臣
我亦王子虜問朴蘭英曰是也其後知其見欺殺綾
峯蘭英後諿以失言極邊遠竄左相洪瑞鳳户判金
藎國往陣上言兩大君方在江都故未及送云則馬
胡曰東宮若不来不可和是夜 世子涕泣曰事急

矣臣當出去矣澀瑞鳳蓋國聖求鳴吉維四宰韓汝
稷叅判尹暉洪霶入對請送　世子且請稱臣稱皇
帝　上不從禮曹判書金尚憲来備局大言曰吾當
手劒斬此建議者誓不與共戴天日澀始覺其非即
詣闕待罪　上御南門諭哀痛之教使洪柱一讀之
曰一隅孤城和事已絶内無可恃之勢外乏蟻子之
援讀畢滿庭臣僚無不痛哭　上曰如有所懷痛言
無諱承旨沈詻之子光洙請斬鳴吉誤國之罪　上
不答朝臣中數人之外皆恇㥘失措面無人色人皆
以入城為必死之地當　上入城或有托疾不入者

叅判鄭藴步從大將申景禛馳過呼藴曰鄭大夫何
不一言以安社稷藴仰曰公為大將顧不能一擊虜
人耶景禛行且笑曰若是乎鄭藴之迂也李曙曾為
守禦使盡心謀畫兵器雜物皆曙之所備入城賴以
為用秋毫皆曙之力也馬胡使鄭命壽依前約和遷
曰請開門送重臣羅萬甲曰不可開門今若議和則
士氣必挫從城上問答可也　上從之二十四日雨
勢不止　上與世子露立祝天曰今日之至此莫非
吾父子獲戾之致軍民何罪天欲降禍禍我父子願
活萬民涕隨言零御衣襲盡時羣議欲送使胡中獨

羅萬甲金蓋國以為不可先送使示弱　上曰羣議
如此姑為勉從而歲時迫矣送牛酒且於銀小榼盛
果實以示不忘故情之意蓋國景稷持牛酒往虜中
虜言軍中日䆁牛酒寶貝山積何用此為汝國君臣
入處石窰飢餓已久可自用之遂還送正是主辱臣
死之日也江原監司趙廷虎忠淸監司鄭世䂓等来
援皆被敗萬甲白　上曰殿下之臣惟鄭世䂓而已
趙廷虎其次也洪命耉聞奴兵渡江捜命壽壻在軍
者誅之與士民涕泣誓天與兵使柳琳進擊殺奴數
百已而奴九王兵大至琳兵先退命耉矢盡挺劒以

鬪身被三矢而殞丁丑正月元朝使宣傳官魏山寶
先言于胡人後蓋國景稷繼往胡言汗昨日出来方
巡視山城形勢此後非我等所知當待汗還陣回報
明日更来山寶初至被賊曳髮為他胡所止而惶㤼
若喪性明日瑞鳳等往胡中胡出置黄紙於床上瑞
鳳等先行四拜禮奉書以来書以大清國寬温仁聖
皇帝詔諭朝鮮國王云云是日李曙卒謂其壻蔡裕
後曰吾無所恨不能瞑目者會稽之恥也崔鳴吉李
植張維撰荅書而崔作尤遜故書送還握鳴吉手曰
吾意與令公無毫髮之差而但其於士論何鳴吉曰

吾等寧為萬古罪人不能置君父於必亡之地今日
之事不可不為也乃有國書用清年號之議大司憲
金壽賢力爭不得鄭蘊金尚憲主戰守之論終不得
行杞平君俞伯曾疏斥逕誤國之罪並請斬之 上
特命罷職又遣瑞鳳鳴吉等往奴營龍馬受國書責
以無故渝盟鳴吉椎胸叩頭曰此非聖主之意乃臣
下之罪欲刺劒出腸以明君父之不欲然云則龍等
曰已啓達若啓下雖夜即報矣時奴焚 康陵泰陵
又及 獻陵處處烟火漲天慘不忍言又遣鳴吉瑞
鳳尹暉問國書不報之由則龍馬多發恐嚇之言曰

孔有德耿仲明兩將領唐兵七萬載運紅夷砲二十八柄
而來將犯江都云而以白旗書招降二字立於望月
峯下為風所折龍胡急要瑞鳳鳴吉暉授國書其書
有曰爾欲生耶宜亟出城歸命欲戰耶亦宜亟出一
戰上天自有處分矣瑞鳳曰書中之意余不得知龍
等屏左右與語鳴吉又書賄物示之龍等曰若他人
知之則有罪矣慎勿復言又曰爾國文書皆以賊稱
之我之行事光明正大誰敢謂我賊兄弟之義果如
是乎瑞鳳曰我國之人侵于貴國殺戮擄掠則亦必
以賊稱之馬胡曰爾國稱我奴我是何人之奴請質

于掌隷院瑞鳳黙然又使吏曹判書崔鳴吉製書有曰改心易慮一洗舊習擧國承命得比諸藩而已誠蒙曲察危悃許以自新則文書諸節自有應行儀式講而行之其在今日至於出城之命實出於仁覆之意而念重圍未解帝怒方盛在此亦死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旗分死自決情可慼矣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蓋以禮有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上陳則是辭窮也是知警也是傾心歸命也是書加陛下二字大司憲金壽賢請去之 上從之禮曹判書金尚憲手裂其書失聲痛哭聲撤大內謂

大臣曰諸公何忍為此金瑬曰書中已甚處改之鳴
吉嘻笑曰台監裂之吾輩當拾之因謂人曰裂麻痛
哭安有如此事其人曰何以處之鳴吉曰扶而去之
而已奈何尚憲復責鳴吉曰今日之事在國家固不
忍言公以累世名族擔當此事不思忝辱先祖乎公
之先人知名士友間他日何面目見於地下乎鳴吉
曰何獨咎我尚憲曰當者非公而誰鳴吉變色而出
兵判李聖求在傍怒謂尚憲曰令公從前斥和使國
事至此令公可往虜中矣尚憲曰吾欲自決而不得
若送虜中得其死所則是令公之賜也聖求既出東

陽尉申翊聖撫劒謂之曰令公力主和議當拔此劒
斬之耳尚憲請對嗚咽不能言良久曰豈意　聖上
忍為此事予臣裂國書罪當死　上曰予非為一身
計上為宗社不得已也尚憲曰更無可為臣請速死
仍出寓舍逢人必哭自此却食自期必死先是　上
曰禮判自今深思方便之計勿為固執尚憲曰臣何
敢固執　上曰將何恃對曰天道可恃　上默然時
戚里洪振道者造蜚語謂和議歸一而獨一二人為
梗滿城人心無不怨咎盖指尚憲而言故　上有是
敎右相李弘胄鳴吉暉往傳國書龍馬等見書至出

城一款大怒曰不可以此入達弘胄力陳其難從之
意龍曰當力圖以報瑞鳳弘胄再往奴答未出參贊
韓汝稷謂鳴吉曰厥字不書吾已知其不答也金尚
憲已出其寓莫若乘此時書送也厥字指臣字也鳴
吉等以為然曰雖昏夜當書臣字以送或言夜出未
妥云故止之翌來曰朝日妖物鳴故事不成盖指尚
憲也二十日大雪深數尺士卒多凍死汗答書曰命
爾出城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
復以主國爾若不出朕不聽矣又命執送首謀敗盟
之臣奴人夜催答書言書如未成雖答言語可也鳴

吉曰若書臣字奴必撤去遂草稱臣稱陛下書尹集欲以死爭之吳達濟曰君子當自靖其志而已從此大事已去不必為無益言也送書後以出城及斥和臣不許之故奴怒還國書而不荅鄭蘊上疏曰今殿下稱臣於虜名分定矣名分定則凡虜之命皆不可違命之出城則出降命之行酒則行酒命之北去則北去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南面而征之從則社稷亡矣今鳴吉之言以為一稱臣則虜圍可觧也王室可存也假如其言此所謂婦寺小人之忠自古天下國家未嘗有長存而不亡者與其倍義而亡孰

若守禮而死社稷乎且 殿下於 明天子名為君
臣而實有父子之恩夫為人子不可以倍其父為人
臣不可以倍其君今鳴吉欲使 殿下倍天子而委
質於虜人臣病矣雖不能以笏撃其首豈忍同中國
而事 殿下於備局引對以洪翼漢為斥和之首蘊
疏曰臣之陳劄之意欲預防鳴吉稱臣之語一夜之
間遽行其計臣未及聞知不能以死爭之臣罪大矣
臣不能自决者猶幸 殿下確然無出城之意也第
聞奴求斥和之人甚急云臣雖非首請斬使焚書之
人而終始主戰則臣實有之亟命以臣應虜人之求

李命雄亦自陳斥和之罪時奴要索斥和人體府難
於査出使之自首於是前統制使申景禋南陽君洪
振道使李英達柳瑚密議于具宏申景禛陣中四營
將官軍兵各露兵器来譟于行宫曰斥和人等若不
出送則使之拜將擊賊獨李時白軍卒不往云當是
時鳴吉等欲盡縛蘊等送奴𢒰曰謝過說書俞棨䟽
曰始　殿下即位數廢主罪一曰與奴和親此　殿
下立國之本也彼排和親者豈爲一身謀𢦤惟知天
地之正理欲扶大義於天下而已今送虜營獨何罪
始崔鳴吉等請出　世子禀之不測之虜城中人皆

欲剚刃於鳴吉之腹鳴吉自知罪大其心以為不借
虜勢以脅　王朝則妻子將不可保云爾故刼　殿
下為夷狄之藩臣而仍欲盡除賢士設為謝過之名
以謾　殿下為士者初無自愧之實安有可謝之名
哉此不過為虜仇而絶　殿下君臣之義而已夫士
國之命也殺士其國必亡與其等亡何必自絶其命
為天下笑耶臣以謂宜斬鳴吉以正其罪如以臣言
為誣者請斬臣頭以快鳴吉之心薀等遂免鳴吉又
撰國書右相李弘胄等奉往其書有曰出城之由臣
之情勢前有所陳只此一款臣有死而已斥和諸臣

事前已畧陳大抵此輩敢為謬妄之言壞誤兩國之大計此不但陛下之所惡實小邦君臣之所共憤也鈇鉞之誅有何一分顧藉但首倡臺諫洪翼漢當天兵到境時斥拜平壤庶尹令渠自當兵鋒班師之日不難縛致其他被斥在外者道路不通未易尋其去處必欲窮究請於師還之日查得其人以待處分金尚憲却食命在頃刻聞有查正斥和臣之舉始起飲食曰我若不食先死則人必謂欲避虜陣之行也乃詣闕待命曰臣終始意見與鳴吉不合請出去虜陣以快鳴吉之心前大諫尹煌亦詣闕請行其子文舉

請代父往虜陣 上答曰予無此意千萬勿懼校理
尹集修撰吳達濟聯名上疏以斥和 上不答虜呼
我使右相以下持國書出去盖昨日胡不受故今又
持去三司力爭洪翼漢外不可又為查送之語 上
許改撰以送弘胄等出聽胡言而還白 上曰大丈
夫生世何忍青衣行酒乎盖胡請 上出城也胡又
来呼我使傳送前後國書而言曰汗明將先回國王
若不出城和事難成連放大炮我軍多死二十六日
申景禛具宏陣將官又詣闕大呼曰斥和人何不出
送此輩既斥和則必多勇略以為將置諸北城之上

蓋指尚憲蘊煌也承旨李行遠叱曰雖在危急之日
汝等生殺在國家爲敢乃爾軍人等張目威怒而前
曰李承旨似有才畧可擊胡速出速出體察使鎏金諭
之曰洪翼漢已言于清爾等斥和者更誰也曰讀書
宰相不記姓名無知武士何能知之飽食温㷂不知
曲城爲胡所衝破耳 上命都承旨諭之乃退惟西
城李時白之管下北城元斗杓之軍將無一人来者
是時瑬以斥和人事不復白 上分付兩銓各司案
名以告惟恐有漏或處 上心終不忍則出入内外
鼓動浮言又令景禛宏等慫恿士卒至於露刃宫門

以胥之朝士為之氣塞瑞鳳鳴吉盡國出奴營語及
春宮出城之事龍曰非國王出城必不成也又言江
都陷沒之事出示所獲珍原君及內官羅鄭而又言
大君兄弟及淑儀嬪宮一行使角國人陪来我軍則
十里外擁衛而来謂瑞鳳曰令監大夫人年高矣乎
安寧来又傳大君手書及前領相尹昉等狀啓瑞鳳
等還報百官家屬盡在江都皆提胥擗踊聲震闕中
上曰此真我子手蹟長江天險其於不防何大臣
入對以出城之議三司争之 上曰宗社已亡無可
為者於是盡搜城中稱賊丈書皆燒之弘胄鳴吉盡

國持國書往奴陣龍等曰爾王今欲出城爾國之福
當禀皇帝以報且令撤兵矣吏曹叅議李敬輿入陳
死守之義 上怫然下嚴教尚憲聞下城之報自縊
羅萬甲急往觧之將至命絶又以東䘮之皮結項旋
又救之其侄參判光炫子正郎光爕在房外易眼如
待命終者然萬甲曰父兄此擧雖出扶植綱常公輩
何為任其自裁光炫等泣曰父兄之事令公亦知自
判一死欲救得乎李敬輿亦到與光炫等左右扶持
又有欲送胡陣之議得不死鄭蘊曰寧亡國以君降
虜吾實耻之自分必死同鄉人曾有請銘者即日搆

製令其庶子傳給其人又製詩及衣帶賛其詩曰生
世何巇險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乘奈云窮外
絕勤王士朝多賣國凶老臣何不死腰下佩霜鋒又
曰砲聲四起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汹惟有老臣談
笑聽擬將茅屋死從容又賛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
舍魚取熊此正其時陪輦出降臣實耻之一劍得仁
視死如歸即以佩刀刺腹血流滿衣衾而不死笑曰
讀古書不觧其意我之不死雖謂之詐死可也古語
曰伏劒而死伏則犯五臟卧則五臟不犯今而始知
伏劒之義略無戚戚之容事聞 上為遣醫視瘡必

令無死二十八日瀛瑞鳳弘冑入侍瀛請以金尚憲鄭蘊尹煌父子及吳達濟尹集金壽益鄭雷卿金益凞李行遇洪瑑等十一人送虜盖奴以斥和目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許講和勢將加送而難於取捨故混以為請而尚憲語多觸忤於瀛故如此也瑞鳳弘冑亦以為然 上許之羅萬甲謂瑞鳳等曰相公今日事後日青史人謂斯何况左相於金尚憲兄弟若也今於領相言反以為然何忍為此弘冑只仰天長歎瑞鳳即惕然送言於瀛曰吾等所請十一人太多更定若干人為當瀛曰必指示可送之人副學李

景爽大諫朴璜亦爭之曰吳達濟尹集力主斥和如其終不得免則只送此兩人乎塗曰廟堂的指可送人如令言則吾豈多請乃從璜言定送吳尹而尹文擧初不干斥和而請代父往故入其中人尤寃之因璜言得免瑞鳳鳴吉盡國往虜陣龍曰麻田浦上已築受降臺皇帝自京出来明早行禮可也因講出城節目龍等曰第一等慘不用之第二等行之爲可第一等者啣璧輿櫬也第二等只使從臣與輿儓五百人去其威儀行禮即當復位于京闕爾無不信鳴吉以臆度来言渠以第二等爲定然不可仍着紅袞云

故改縫青衣問國王出時當由何門龍等曰有罪者
不可由南門從西門可也龍等又持汗書至曰爾國
受南朝勑時儀注何如瑞鳳曰奉勑者南面立陪臣
跪受之矣乃依其例受之其書曰爾若悔過自新不
忘恩德委身歸命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將 明朝
所與之誥命冊印獻納請罪絶其交往去其年號一
應文移奉我正朔爾以長子及第二子為質諸大臣
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萬一爾有不虞則朕
立質子嗣位朕若征 明朝降詔遣使爾調以步騎
舟師或數萬不得有違朕今回兵攻取椴島可發船

五十隻水軍槍炮弓箭俱宜自備大兵將回宜獻犒
軍之禮聖節正朝冬至中宮千秋太子千秋及慶吊
等事俱須獻禮命大臣及內官奉表以來其所進表
箋程式及朕降詔勅等節無違舊例軍中俘係自過
鴨江後若或逃回者執送本主與內外臣締結婚媾
以固和好爾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
社完爾已失之妻孥子子孫孫無違信義朕因爾國
狡詐反覆故玆詔示尹集吳達濟將出虜陣氣色無
異於平日　上引見痛泣賜酒與別曰遭萬古所無
之變汝等無罪就死地予不忍言汝等父母妻子當

顧恤勿以為念吳尹泣謝而出當入城也達濟與兄達升無馬步入達升泣謂備局曰舍弟不忍步送願騎送聞者垂泣鳴吉與武人李永達領去路謂吳尹曰若對以如吾言無事盖諂諛伏罪之言也到奴陣近地鳴吉各解其帶反縛兩人親自獻之汗解其縛賜鳴吉等貂裘及酒獎其歸順之意鳴吉衣貂裘行九拜之禮執吳尹問曰何事敗盟達濟曰我國之於

大明臣事三百年知有 大明不知有清國而僭號遣使之時身為臺諫安得不斥乎集亦不小屈鄭蘊傷重猶上劄曰 殿下出城虜人必求傳國璽夫

國璽 高皇帝所賜也宜獻之 明天子不可許虜
人必求兵以攻中國夫 殿下之事 明猶子之事
父虜必知之以子攻父不可也教子攻父亦不可也
願以此二者爭之無得罪於天下後世臣命在垂死
既不能扈 駕又不能哭辭於路左臣罪大矣蘊乃
舁至鄉里歎曰主辱矣臣死已遲何心與凡人齒供
賦稅食妻子之養乎乃入金猿山中被草為屋命名
鳩巢耕田種秫而自給不復近新曆有詩曰 崇禎
年號止於斯新歲那堪舊曆披從此山人尤省事只
看花葉驗時移先是申景禛具宏崔鳴吉李時白同

議出城節目羅萬甲曰　皇朝誥命其忍納諸彼乎
攻椵島犯　大明其可從乎景禛曰令公素能抗言
於　上前何不言於汗耶萬甲曰若送之可以死爭
何不送我景禛默然金瑬白　上曰今世子將北行
不可送老病相臣以李聖求爲右相瑬又曰從行不
必相臣也正二品中可差送李聖求素多才智留此
議事　上允之即以春城君南以雄代送盖聖求爲
體察副使大小事同心當俞伯曾疏請斬瑬也瑬三
日猶不得聞盖搶攘之際無朝報上下人與否隔無
傳言者獨聖求言之故終始拔擢去出城時扈行五

百人遷受囑而差定太半吏輩及三醫司而三司長
官亦不得陪從二月初二日龍胡來城外送藍戎衣
於 上因促出 上由西門出百官拜辭哭聲震天
軍卒奴隸莫不流涕三田浦設壇為九層階張黃幕
立黃傘戎陣整肅劒戟森列手下精兵數萬身長壯
健畧無異同被五重錦綉甲常在左右 上乃與世
子率多官詣壇下行三拜九叩頭之禮納 天朝所
賜御寶命 上升階西向坐諸王之右汗則南面坐
上層設酒饌動軍樂贈 上貂裘兩襲繡衣鞍馬次
給大臣六卿承旨各貂裘一襲 上及大臣行謝於

庭夕時使　上還京亦許淑儀獜平大君及夫人陪
還而已東宮嬪宮及鳳林與夫人將入瀋陽故仍留
奴陣春城君南以雄僉樞爲大臣朴潢金南重升賓
客輔德李命雄弼善李時楷司書李袗將北行文學
鄭雷卿則自請而行朴簹見釋還爲賓客以其款於
虜中故也南重則遞　上雖在圍城中猶率羣臣行
望闕禮於元朝君臣抆血相視及媾成　上於馬上
痛哭失聲申翊聖曰此足以雪恥中興也　上嘗讀
詩至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嗚咽不能成聲當下城
時處處虜陣我人被擄者過半或潛啼暗泣或擧頭

合掌出伏道左如有所許之狀賊若見之以鐵鞭箠之慘不忍見或有塗粉凝粧揚揚馳馬者乃西關官妓之被執者或有偃卧陣中橫吸烟竹無慼慼之容者士大夫妻妾處子不忍露面以衣蒙頭者在在皆然是日汗發行 上出東郊送之餘兵排日撤去至十三日乃止初三日龍馬率鄭命壽來金𨯶謂曰吾兩國已爲父子之國攻㧞島聲南朝惟命是從瑞鳳曰歲幣黃金非我國所産轉奏除減爲宜命壽不聽𨯶妾女被擄請 上語龍胡𨯶又請贖以千金龍胡不答龍胡出去時兩相下堂𨯶遽抱命壽屬耳曰今

與判事同一家吾之所請判事豈忍拒之女子贖還
事須宣力命壽若之拂袖而去盖胡俗以相抱爲親
故也兵曹開政也判書由景禛叅判鄭基廣也景禛
怒叱文官輩曰如鼠子之類使國事至此云則基廣
贊揚其言頗用氣勢佐郎南老星以妻子被擄住虜
陣趑未入來基廣扶曳老星盖基廣久爲士類所擯
及附武將麁戾如此具宏自還都大言曰尹煌嘗言
奴來寧吾八子韡却云八子安在主倡斥和乃至此
極若不斬煌何以爲國乎時　上教曰丁卯尹煌以
予爲降去年請焚江都今乃如此皆煌言議也時都

城殘破諸武弁皆奮臂曰此輩數十人必梟示少謝
人心不悅於煌者從而和之申翊聖曰上年絶和於
義不得已也至於頃者軍士輩突入行宮脅出作和
人此實非常之變　上謂申景禛曰彼時主將當有
重責以故禍變得弛而　上意於煌終未釋將遠配
永同俞榥李一相俱以斥和遠竄說書俞棨在南漢
請斬金瑬趙絅又曾論瑞鳳三公同議定罪俱竄黜
汗回軍時朝廷定差使員甑山縣令邉大中押送洪
翼漢大中縛束困辱使不得飲食翼漢哀乞解縛不
聽此二月十二日也到通遠堡胡人問其由出食享

饋此雖犬羊猶勝於大中也到瀋陽禮部設宴享于
館所無相害之意其三月踏青日詩曰陽坡細草拆
新胎孤鳥樊籠意轉哀荆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
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堇
能聊縷命百年今日淚盈腮奴招問時翼漢抗言不
屈以文字書示曰四海之內皆可為兄弟而天下無
兩父之子矣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金國將渝
盟稱帝以為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
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豈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豈
有二天子哉又曰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國家之禍

敗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魂

去飛天歸遊古國快哉快哉汗見之大怒別囚其奴

僕不相通或言三月初十日被害云其妻及兩子俱

死於賊鋒老母一女得全吳達濟有寄家四詩其思

親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

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絶裾已負三遷教泣線

空悲寸草情關塞道脩西景暮此生無路更歸寧其

思居詩曰孤臣義正心無怍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

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閭情其思兄詩曰南漢當

時執死身楚囚猶作未歸臣西來幾灑思兄淚東望

遙憐憶弟人䰟逐征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
當彩服趍庭日忍把何辭慰老親其贈内詩曰琴瑟
恩情重相逢未二期今成萬里别虛負百年 地濶
書難寄山長夢亦遅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見此
莫不悲之或云與尹集同時撕殺或云幽於深處而
絰屢年尚無消息想見殺集之兄檪亦人才也丙子
乞郡為南陽府使向化引賊入府不屈罵賊而死金
尚憲下城後出自東門入安東鶴駕山結茅數椽扁
以木石居有感懷四絶自註云平日親舊晏然為讎
人役者多矣雖非本心亦可惜也朝廷以扈從勞録

加崇祿大夫辭疏略曰方駕駐山城也大臣執政爭
勸出城臣敢以死守之義妄陳榻前臣罪一也降書
文字所不忍見手毀其草痛哭廟堂臣罪二也兩宮
親詣敵營臣既不能碎首馬前病又不得隨行臣罪
三也臣負此三罪尚逭刑章豈敢與諸臣之終始執
靮者均蒙恩數也又曰毋信一時之要盟毋忘前日
之大德夫以千里爲讎人役古人所羞每思先王萬
折必東之語不覺涕泣沾衣也尚憲又作豐岳問答
及撰人書自見其志時南以恭秉銓引用不靖之徒
布列臺閣將爲網打之計而以尚憲爲奇貨掌令柳

碩朴啓榮等兼欲棄時修郤啓曰君臣之義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生死榮辱理無獨殊豈可以運之污隆
身之利害貳其心哉方南漢下城之日君父蹈不測
之危臣民同罔極之痛先身後君義所不敢出而金
尚憲抽身遠走曾不顧戀時事稍定竟闕來覲偃息
便地越視 王室自以為潔身全節不事污君鼓扇異
論彰國之惡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要名販君樹黨誤
國特其餘事其無君不道之罪不可不懲請竄極邉
答曰論罪太晩置之無妨大憲金榮祖略陳救意
禮判李顯英亦伸救持平李海昌時在告中還出啓

請頤等削版 上達下嚴旨竄海昌副學李彛等劄
論 答曰此人只取欲死之名而終無捐軀之實棄
其危亂之君翺翔安靜之地其與涕泣隨駕忘身盡
瘁者亦似不侔矣而卿等過為褒美無乃公道不足
而然耶憲府所謂彰惡等語皆是滄浪自取之事何
必過為盛怒哉柳頤等設有罪過臺諫自當論之何
必如是遑遑有似捕盜哉左相崔鳴吉劄曰金尚憲
文章操行見重於一時當南漢被圍之日挺身赴難
裂書痛哭其節義誠似可尚溝瀆之諒自不能辨乃
欲責望於奉社稷主 宗廟之君悻悻出城不顧而

去跡渉無據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彼其平日自視如何而臨危處身乃至於此見者不察指謂高致世道之憂良亦不淺雖然跡其所爲特出於剛偏太過見識不足一時見得之差遂成多小狼貝其在今日不過田間之一逋臣何至於無君不道之目過爲擬律碩等并請遠竄依允大憲金樂啓論碩等不恤公議獨主私見舉措不美羣情甚駭請罷職答曰已遞差勿煩金尙憲安置事停啓李烓鄭之虎崔繼勳李汝翊李道長權濤朴守文朴敦復洪瑱李雲栽李慶相任孝達申濡李禂金壽賢等附碩論相繼論之書

講時李景奭曰柳碩之論出於挾憾此非公論 上
曰金尚憲鄭蘊所為一体而只舉尚憲而論之非也
但尚憲不問其居不哭其兄果可謂得其人倫此時
論尚憲者雖謂鳳鳴朝陽可也玉堂睦性善曰莫若
先立紀綱是非自定矣叅判李景輿在鄉疏曰臣目
見金尚憲鄭蘊無絶幸生求死不得之狀尋常慚歎
不圖人之意見不同至請安置之律二百年禮義之
邦為 天朝守義者惟此二臣也一番人連啓遠竄
上曰金尚憲削職己卯二月十一日右相沈悅啓
曰斥和人等雖蒙赦宥尚未復叙宜蕩滌收用 上

曰此人等豈曰斥和乃誤國罪也至於尹煌之言終乃相符可怪可怪煌乃福小之人矣煌以是年六月卒遺命歛不朝服葬不榔囙誦祖逖誓江辭慨然而逝參賛張顯光變後祭家廟入永川深谷以終年八十四金慶餘愼天翊李必行屢拜官并不仕己卯秋奴使我發五千舟師助攻 天朝以林慶業為上將李浣為副率師會清人入于盖州金尚憲聞之慨然截疏奉以告于祠堂疏有曰自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亾之國死亾可忍從逆不可為也與其犯義而終不免曷若守正而竢命於天守終不顧天下後世之議

将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乎 上雖義之而念國小
無以自守慶業之師竟發至石頭陰縱三船至登州
持奴陰謀告都督洪承疇軍門至北汎口與都督所
遣兵相遇佯與之戰兩軍無一人死傷慶業又使二
卒佯沉海為天兵所得明日付一封書還 皇帝詔
曰昔秀吉屠朝鮮 神宗皇帝暴露天下之師以禦
之今逆虜凌轢中國朝鮮豈忍忘 先帝之德而不
救中國耶若等如縛逆虜來則朕當分天下封萬戶
侯慶業恐事泄立焚其詔以滅跡而副其書竊藏之
慶業自此喟然示捲甲歸正之意浣曰其於貽禍本

朝何到盖州遥見帆檣隱映發砲揮軍天兵覺而走避是時虜欲深入慶業等故使腐爛舟楫傷敗兵械汗讓曰若等在行遲留遇南船不肯擊軍食兵械皆棄諸爾中何也諾爾猶言海達州人語也慶業仰天偽為誓捽船人命貫耳以徇衆實則代以撓頭塗炭懸竿汗信之汗初見慶業欲殺之使相者視之慶業以脯納靴中相者望見曰如短一寸真名將也遂得免奴又令入登萊慶業曰六月浮海死傷甚衆今舟楫已壞粮食且絶不可涉海進亦死不進亦死請死於此奴恐慶業與 大明合謀因歸之慶業辭以無

舟楫乃持半月粮從遼陽陸路還奴以慶業陰助
明軍諷 上削黜先是慶業臨行多賫南草以去至
彼粮絶請於奴取南草貿換累萬金以貿軍粮以其
餘進于世子大君○金榦問丙子斥和三學士北行
後不知其死生近聞尚今生存方在吳王桂三軍中果
爾則實是異事但虛實未可知宋時烈曰頃聞吳王
以同仇討賊之意馳檄于倭而倭又以其意傳檄于
我國其時吳尹二人書其生年生月生日及小字自
日本送来第自 上恐其語泄密諭筵中曰漏此言
者繩以一律蓋慮北人而諱倭檄之来也故朝家諱

之又曰頃者永安尉之子来見我問以此事則荅云
曽以此問于譯官張炫則一切隱諱其後炫往其時
專對者家詰之曰此言不出於我口而如是傳播必
是自大監出云若是一切虗語則張言不如是也今
觀兩說自南北来而與之暗合以此推之生存之說
似是也又曰吾曽誤三學士傳蒐集其時文書細考
之洪則汗躬自鞫問曰爾之獨主斥和者何也且我
豈不可為天子耶洪曰爾乃　大明之賊奴豈以天
子稱之汗大怒盛罵使之出斬武士即為持刀押去
洪則想於其時見害也吳尹則龍馬兩胡出鞫而拈

入昭顯世子宮官叅聽兩胡問於吳尹曰爾之妻孥
吾當率来授汝汝肯居生于我土否尹曰吾之妻孥
想必於亂離中盡陷没無招来吳曰吾則本無妻孥
并不屈兩胡即使人押去今雖不知其置之何處而
吳尹則想不見殺也又曰洪乃丙申生也尹丁未生
也吳已酉生也當時若不遇害吳尹之年今不至於
老而死也○權尚夏謂其門人韓弘祚曰曾聞尤庵
改三臣傳曲折乎時崔相子後亮見三臣傳乃曰吾
父主和事則論斷雖冈極吾何敢疾怨乎但吾父不
為之事指斥實為崩隕也至如三臣傳有吾父與吳

尹俱往陽坡謂吳尹曰君等多引亦和之臣則彼不
得盡誅君等可以得生此則實無之事其時白沙之
庶子箕男以體察使幕下目覩其事其言曰吾以體
察使禀命事在 御前崔判方押二臣同往虜中
上曰予於食後當引見二臣而送之崔判曰虜之催
促甚急如欲引見而後送之則臣當先往以聽其言
上曰諾崔判遂於朝前即往虜中二臣則食後果
引見只使軍官押送云以此觀之則所謂俱往陽坡
者豈非誤錄乎老庵曰此非吾親見而記之若與實
則當刪遂問諸李箕男所對如一乃刪去陽坡一款

後亮天喜時任清風倅舟往驪州謁尤庵稱謝又請改崔相反接二臣至虜營虜大喜賞崔相事也尤庵曰又如有陽坡之證左則當改矣又請改一款此則崔相被執往瀋時有詩云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來互回換白頭今日又西行也尤庵曰此非先相公詩乎後亮曰然尤庵曰然則不敢改矣後亮雖不能盡遂所請而乃曰鄙家受賜於大監多矣雖子孫豈敢違門下云（陽坡事後仍存不去此言未知何所據也）

○又曰崔相逮瀋也後亮隨往悉具初終諸具以行且諸府及親友送之銀者幾千兩其時與清陰同囚

一室後亮欲以銀贖父而恐清陰沮其事往問曰敬
宜生何人清陰曰古之賢人曰然則敬宜生所為之
事可為之乎清陰曰似然矣後亮遂賂銀於鄭命壽
以紓禍且崔相初以清陰非眞扶春秋之義有釣名
之心及其同囚見其死生之際確乎不扶遂服其心
淸陰初亦以崔相所爲與秦檜無異矣及在虜中見
其以死自守不爲奴屈亦知其心本非爲虜乃於同
囚隔壁唱酬詩語淸陰詩所謂從尋兩世好頓釋百
年疑崔詩所謂君心非石終難轉吾道如環信所隨
此其解憾一事也其後崔子孫以爲淸陰於其祖無

相怨情誼甚好清陰子孫則謂別無大段相好不絶
問訊而已故文谷修清陰年譜沒此事尤庵言之文
谷終不聽尤庵嘗謂鳴吉之主和於事勢迫不得已
之際則猶或可恕至於其後名流當宴安之時無一
人敢生斥和之計甘心屈膝於醜虜爲可罪也若以
危急時從和者獨爲有罪宴安時從和者必爲無罪
則豈成說話而又何以服鳴吉之心乎又曰丙子之
事不足爲其大罪而　元宗追崇及譏謗清陰爲可
惡也救永安尉一事足贖追崇之罪而遣獨步亦可
贖毁清陰之罪崔相本心非如秦檜之素爲虜而誘

宋和金也先是 仁穆大妃昇遐後宫中有帛書多
不道之語 仁廟疑貞明公主家以御札問于張維
維以不可起獄爲對三問而對如初時 孝廟在傍
上投書于地作色曰汝之婦翁固執如此何可與
計事也及己卯 上寢疾而宫中有巫蠱之變 命
一外戚重臣往諭鳴吉曰予病日困而可疑之端已
彰將出付外廷治之卿宜知此意也蓋 上疑公主
也鳴吉對曰 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獄則當
日反正之意安在哉且巫蠱事自古多暗昧難明後
數日 上果下其事欲逮治主家婢而鳴吉入賓廳

只請 移御別宮拿問宮人 上大怒特命越次赴
瀋又 答玉堂劄曰有一相臣外爲大言内懷不直
草草治獄終不參鞫其意難測嗚吉到龍灣劄略曰
咀呪之變乃臣民之所共憤旣聞主家婢子有往來
可疑之跡則覈實處置固不可已然愚臣過慮終有
忌器之嫌遲回前却誠似近於掩罪乃其本心專出
於愛君斷無他也 宣祖大王子女雖多公主貞明大
君永昌最爲晩出未及成長 仙馭賓天曩時之事言
之於悒今獨公主在耳雖緣左右之人習性不美自
生疑阻致有今日而以常情言之則出自幽閉之中

復見天日嫁歸名族身享富貴者是誰之賜敢生邪
謀乎今以暗昧難明之事使公主驚憂傷心不得盡
其天年而死以傷　殿下親親之恩則爲今日首相
者安得辞其責亦將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凡臣疑
難於此事者非爲公主之婢子所以不忍於公主也
其不忍於公主者非爲公主所以不敢負　先王也
亦所以不敢負　聖恩也向使愚臣輕起大獄甘心
於　宣祖骨肉不以爲難則是誠難信之臣其他日
負　殿下亦猶是也江充息夫躬輩因緣疑似文致
骨肉之獄以圖自己榮利未嘗不發憤唾罵李泌救

解太子反覆切諫卒全父子之恩亦未嘗不三復感歎以為人臣遇有變故當為此不為彼素定於胷中蓋久加以前車不遠殷鑑可畏繩啜熱羮未免吹虀是以不計今古所遭之同異膠守宿心迷不知變此誠臣之罪也　殿下平心察之必能有以諒臣之苦心矣臣遭時多故心竊願忠凡有所見未嘗以形跡為嫌議禮之論近於逢迎破黨之說近於苟合謀國之言近於權術共戚之誠近於貪戀被人非笑其来有素本情未暴見疑　君父終乃至此寧欲遄死云

劉上獄終不竟乃鳴吉之力也

江都殉亂

丙子十二月十四日賊報猝至 大駕將幸江都以
金瑬子判尹慶徵為檢察使李聖求弟敏求為副洪
瑞鳳子命一為從事官發送江都時上下皆以江都
為萬安之固故也 上命老病宰臣先出原任大臣
尹昉金尚容禮曹判書呂爾徵正郎崔時遇社稷令
閔析僉奉池鳳壽柳邇 宗廟令閔光勳直長李義
遵奉事呂爾弘奉 廟社位版承旨韓興一奉 嬪宮
元孫張淑儀鳳林麟坪兩大君與夫人諸宮人駙馬
公主翁主隨行知事鄭光績四宰朴東善前判書李

尚吉姜碩期同知鄭孝誠都正沈誢以老病宰臣奉
承傳入去武知事邉滃前參議洪命亨沈之源前正
李時稷奉常正趙希進前掌令鄭百亨弼善尹烇前
校理尹鳴殷修撰李一相工曹佐郎李行進朴宗阜
直講邉復一都事奇晩獻戶曹佐郎任善伯承文正
字鄭泰齊林墫學諭尹瀁前縣監沈東龜僉正李士
圭司僕主簿宋時瑩別坐權順長奉常主簿高振民
都事李時苾或未及扈從分司在路者從後隨入禮
判趙翼在路托以尋見其父而去一云自南陽初為
義兵轉入江都云前大司成李明漢參議李昭漢方

在草土中以分義未安亦為入去慶徵將入江都也
母與妻各乘屋轎婢子着剪帽弁卜駄五十幾盡京
畿夫馬有一婢子所騎馬蹶杖京畿陪吏於路左甲
串津即入江都之路濟人之令出於檢察使時訛言
虜兵且至慶徵將其家屬卜駄先渡餘外皆不使登
舟而船隻皆在彼岸不能相通至於嬪宮一行到津
無船不得渡兩晝夜露處留岸上闕夕供與一得粮
米於人煮粥而進嬪宮在屋轎內疾聲大呼曰慶徵
慶徵汝何忍為此耶留守張紳聞之言於慶徵日晚
始渡慶徵家屬則安頓已有日矣士民之求濟者幾

千萬而慶徵只視其親踈渡之尋常之人一切不許哭聲動地俄而賊騎馳到蹴踏殆盡如風掃葉憐不忍言慶徵船運金浦通津倉穀名為賑救島中士大夫而慶徵知舊外無得食者慶徵自以江都為金湯賊不能飛渡無意守禦朝夕宴樂以杯酒為事君父被圍聲聞不通不以為念日與敏求從容談謔金尚容痛言之則曰避亂大臣何敢指揮鳳林大君有所議則曰當此危疑之際大君何敢與焉每攘臂言曰父為都體察兒為都檢察為 國家辦大事非我父子而誰也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兼尹宣擧沈世澂呈書

於慶徵敏求紳等聲罪責之曰朝紳編伍　玉趾廻
城薪膽即事盃酒非時慶徵見之大怒終不動念或
傳忠清監司鄭世規戰死分司大臣以李敏求代之
慶徵不許曰吾不可一日無君尚容坐備局招慶徵
曰汝之年歲今幾何汝父奉　主上被圍縱不念
主上獨不念汝老父乎三南督兵在所汲汲而汝何
沮敏求出送乎慶徵愠退投印于地曰此事非吾所
知敏求以湖西為必死之地萬端謀避分司促其行
敏求乃謂海氣寒凜不可無禦寒之具煮取燒酒托
此曠日而且欲率去其妻子昉尚容聞而駭之曰安

有率妻子巡歷者守徒擊列邑乃止之先是京畿監
司在圍城中廟堂請代以敏求 上曰予以此人欲
托六尺更擬他人大臣曰雖拜此職他日之托未為
不可云則 上許之賊圍甚密 教旨終不得出時
三道舟師無一人赴難惟忠清水使姜晉昕星夜入
援慶徵以其船隻分置燕尾亭自賊中走回人言賊
多取三江木板又撤屋材或造者皮船或造童車其
意在江都也慶徵拍掌大笑曰江氷尚堅賊豈能陸
地行舟乎初賊圍南漢城久不下龍馬等曰愛戀妻
子莫朝鮮若也聞 國君及諸臣家屬俱在江華若

先取之城必自下汗曰三江無舟楫奈何能等曰鮮
人厚葬若掘其塚埋取棺材則船隻不難成汗曰善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守金逌急告曰賊或以
槖駞載船或以童車曳船已下於甲串津頭慶徵猶
不信謂亂軍情方欲斬之探報踵至慶徵始有懼色
乃名從事李一相朴宗阜分付把守之策燕尾之西
豐德郡守李聖淵守之燕尾之北開城留守韓仁及
都事洪霆守之甲串以下僉知俞省曾守之韓與一
鄭百亨任善伯各率家僮坐南門上懷恩君錦林君
率諸宗親坐東門上閔光勳呂爾弘二三朝士坐西

門上北門則人數不足不得守之慶徵分給火藥鐵
丸等物量數置簿又使户部官放料甲串倉積不爲
開庫全用城中米人皆怪之翌日日高三丈後慶徵
緩轡出城軍士皆空拳人言體府軍器山積以待今
日之用而更待何時慶徵曰此軍器乃父親積年勤
苦所辦何敢擅用乎人尤駭怪賊兵屯聚越邊亂發
紅夷砲聲震天地無不摧爛慶徵斂求怯㤼因措避
坐倉舍後一軍撓亂鳳林大君初與慶徵出陣見兵
數零星還入城中慶徵曰城中空虛當入城防守户
曹郎任善伯言于大君曰長江天險捨此何之固當

死守大君顧慶徵言之慶徵色若死灰但唯唯俄而
賊兵忽前進一手持盾一手刺櫓張紳領舟師自廣
城乘潮上来時值下弦潮退船不能運紳坐船頭叩
骨無意前進姜晉昕身被數矢猶擊鼓揮旗催督紳
紳終不救晉昕大呼曰汝受國厚恩何忍如此吾將
斬汝晉昕不得進賊船一時齊渡吽噪之聲倒山掀
海慶徵敏求與紳同走兩家老母竟死城中趙翼李
行進奮欲一戰而無可為自投水中船人救生賊如
入無人之境兩兩作隊步向城府遠而望之劍光如
電城中之人告急于闕內嬪宮痛哭步出宮門偪局

不許開城門嬪宮即招內官金仁等及嬪弟姜文星
泣言曰吾與大君死於此汝負元孫去仁等大呼曰
吾奉元孫若不開門當斬閽者閔光勳令開門出送
光勳爾弘等隨元孫去適有艤船若待候者遂浮海
自喬桐移注文島島人問來自喬桐否島人曰今夜
諸人之夢有船擁五雲来自喬桐云朴東亮沈之源
在其船親聞之初領府事金尚容從大君出城覘賊
勢知事已去遂與大君還入城直至分司則尹昉朴
東善姜碩期李尚吉在坐尚容曰事無可為昉曰然
則吾輩將奈何尚容曰我以老病原任身無所管今

者山城消息久斷 君父之安危未知而江都又陷
我則只有一死而已大監身受社稷重寄徐觀事勢
至不可保然後死未晚因各起去尚容歷過所寓分
付家屬曰爾等與張維一家同其死生仍脫所着戎
衣付諸傔人曰汝若生全以此衣傳於兒輩以為他
日虛葬之具遂至南門樓上奴之先鋒已到城乃據
椅子逼坐火藥櫃傍之前經歷張遇漢亦已來坐尚
容謂曰大君在西門須往打聽分付仍命諸士大夫
幷下去皆會其意或去或不去尚容仍呼從者取火
來從者遲疑不即進乃紿曰欲吸南草可速取來從

者乃進火時庶孫壽全年十三在傍尚容顧謂從僕曰挽此兒下去壽全察其氣色還前抱持曰吾亦從大父死矣從僕亦不去尚容乃投火於藥中而自燒死年七十七時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兼在傍不肯去曰相公獨為好事耶遂同死順長年三十一益兼年二十三益兼嘗抗疏斥和尹昉在於廟社主奉安之處及賊至昉呼曰汝殺我賊不應投廟主於汚溝昉收拾褁以空石載諸卜馬渡海時言我當投死賊迫脅下陸慮其廟主之見辱於賊分載奴僕衣袴中使婢子乘其上事定後三司俱發按律論付

處放還田里未幾而終一說曰昉將　廟社主竄於
閭家奴到城外謊曰我之來此將爲和也大臣在城
中云出聽我言內官輩艱難覓出則以葦笠蔽眼出
見奴謂昉曰和事不可不入城相議速開城門昉唯
唯即開門奴使昉守其卜時人謂之卜直宰相賊入
城逼出嬪宮及二大君縱兵大掠焚燒城市一島魚
肉啼呼徹天內官告于大君曰張判書夫人在此大
君曰紳以其子先棄而走吾以孫壻何以爲之卒爲
凍餓死於江邊韓興一呂爾徵李昭漢李一相等被
執奴釋而不殺都正沈覗即諿之兄也其侄東龜議

船請避覘曰國破家亾生復何為遂整衣冠北向四
拜索紙筆書遺疏曰　宗社亾矣無可為矣臣今一
死以報　國恩手付外孫朴長遠顧語夫人宋氏宋
氏乃擧從容堂事荅之覘大悅曰情同百年義共一
死我為忠臣君獨不為忠臣之婦乎宋氏曰夫死於
忠妾死於節潔身同歸實所甘心遂相對而縊溺善
尹烇掌令李時稷司僕主簿宋時榮同處一室時榮
曰吾輩豈料今日見此景像乎時稷曰吾輩少時讀
古人書今覩犬羊據行宫臣子尚可生乎時榮即為
訣子書付蒼頭出其所帶司僕寺印綬授小吏即自

刭。烇時稷殮棺瘞屋內時稷以所製楮書扇面并其網巾付諸家奴使遺其子楮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恇㤼背國偷生把守瓦解萬姓魚肉況彼南漢朝暮且隔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嗟爾吾兒愼勿傷生歸葬遺骸善養老母縮伏鄉廬隱而不起區區所願在爾善述時稷嘗以弓弦置懷中曰此我殺身之具也果以弦自縊死烇與時稷約同死時稷先縊烇繼縊會有救者不死引佩刀自刭又不死清人脅之烇罵曰我恨刀短不能絶吭即死豈從汝乎遂見殺李尚吉指揮子孫使避亂自刎死

前掌令鄭百亨曰吾不忍見父兄之死先自縊其父
前監司孝誠及其庶母百昌妻韓氏妾二人庶弟之
妻并九人縊死鄭善興妻權氏進懷恩君前曰令公
與我父最切願活我君曰吾且奈何與善叱曰速死
權氏按劒入門懷恩令與善往見則已死洪命亨及
妻成氏自焚死故宰相閔仁伯之子垶先殺其妻子
及侄十三人然後自決其一子在他賴而得生李士
圭死於賊鋒如此輩者不能盡紀後皆旌表其中一
二人或稱爲賊所殺云婦女之自決者李廷龜夫人
權氏金瑬妻柳氏李聖求妻柳氏與子韓浚謙夫人

氏與諸子女金慶徵妻朴氏呂爾徵妻　氏金槃
夫人徐氏李昭漢妻李氏韓興一妻李氏洪命一妻
李氏李一相妻李氏李尚夆妻梁氏尹宣擧妻　氏
韓浚謙妾李名史母子李好閔妾女乃鄭孝誠之妾
金汝㧑妾也慶徵子進士震標後文科官叅議迫其妻使之
自盡金瑬妻及慶徵妻見其婦死繼以自決一云震
標殺其妻又以熟麻索手縊其祖母及母鄭百昌夫
人即震標妻母也亦為震標所縊云時百昌子善興
求馬出他及還與震標相詰大戰新及萬李嘉相文
章早著家行冠人尋其母入賊中被害死陷江都者

清之九王子也及其回軍城中被擄者還放城外見
擄者皆率去韓興一呂爾徵脫舊所着更被新衣曰
初見他國人不可不整其儀表先自入拜言曰國舅
姜碩期亦在此碩期托病跛躄久而不前奴捨去遠
近士族婦女之被擄者多而某宰之妻言之醜也人
皆唾之其夫謂其節死盛稱其美作誌銘求寫於人
後為汗第幾皇后云綺紈家女被擄者其家諱之稱
殉節有醫人安禮者入燕有達官之妻邀禮診病而
作我國語曰妾在東方父某夫某不幸被擄有二兒
名某耿耿不能忘禮諦其姓名則吾東之藉門閥躋

清班者也婦人付書曰煩君寄我兒禮到鴨江投之
呂爾徵鄭百昌友壻也兩夫人節死同藁後開建容
貌已變不辨爲某夫人不得已兩家同力幷葬於楊
州兩家子孫輪迴祭之云妻妾之贖還者無不依舊
同居獨新豊府院君張維以爲失節之人不可復爲
配以奉先祀令其子改娶領相崔鳴吉防啓曰如此
則怨女必多不可不慮李尚吉子埛昉子海崇尉新
之以父在城而乘船避亂俱被重劾及論江都諸將
失律之罪張紳金慶徵李敏求等臺諫初以按律論
啓只命紳處斬紳稱寃而不爲結案 上命自盡其

家在西小門外自縊時禁府都事沈搢亦不親見以
此都事見罷人言藉藉疑其逃生承旨洪憲啓請剖
棺 上不許金慶徵初謫江界判中樞金時讓承 名
入城劉曰敗軍失律者即軍中誅之張紳金慶徵有
何可鞫之情耶 殿下不正邦刑何足解神人之憤
時人皆畏瑬之勢初無請誅慶徵者時讓承 名至
漢上瑬自來候之留飲示慇勤以微言動之時讓曰
失律債事者猶可寬也其能爲國乎瑬知不可回乃
去杞平君俞伯曾疏有曰尹昉金瑬之誤國臣之正
月疏畧陳矣上年秋夏以前瑬之斥和甚峻至曰清

國不當和春信使不可送 殿下特下體察難免之
教後附會和議尹集之縛送尹煌之論罪墪實主之
身為將相 君父下城未嘗一番引咎請人之請出
東宮也墪即勸出願為隨行及夫北轅也辭以老病
人臣分義果安在哉凶人誑誘守堞之卒請出斥和
臣爭欲刺刃墪腹自知難免使李弘冑代之墪以質
子慶徵官高遭喪懸錄名下具宏大言曰 東宮爵位
不及慶徵耶 中殿之初朞纔過慶徵獨在母喪耶
墪即寢其事上年龍胡之來也備局備陳絕和之計
政院謄為有旨傳於撥上見露於清人若送斥和人

則其時廟堂當之可也年少之人奚罪焉趙絅俞棨
皆得罪大臣者而自爲定罪此未嘗聞也其他平日
受賂無厭徇私蔑法忘君負國特其餘事須者犒賞
以馬賞壅云前日難免之教 殿下忘之耶臘月二
十九日之戰一出於壅之指揮壯士多死士氣大挫
反歸罪申景禋黃緝至於棍打此何異桓溫之敗枋
頭而罪袁真也昉則久在相位越視秦瘠罪不容誅
而變生之初既受 廟社之托其責不既重乎金慶
徵之爲檢察使出於壅之自薦蓋爲一家避亂之計
也當入江都也先濟其家屬卜馱令 廟社嬪宮留

三日不得濟內官金仁失聲痛哭此非但　殿下之
罪人乃金仁之罪人也又以令旗濟其親切之人致
令士民彌滿於江邊沒數被擄爲大臣者若以此罪
梟慶徵之首則張紳何以逃去江都何以陷沒金尙
容何至於自決乎許不出此而任他狂童所爲不能
有無於其間昉爲得免重罪乎嗚呼望風奔潰何代
無之而有如慶徵者乎棄其母如棄弊屣亦有如慶
徵者乎兩司承望風旨沒其重罪草草塞責之態臣
不忍正視也慶徵一動一靜無不問於敏求江都之
人稱敏求爲慶徵之乳母敏求之罪與慶徵何異哉

津頭失守也急奉 廟社主請嬪宮大臣從後門馳
出則可以乘船而昉乃縮頭鼠竄匿於民間爲內侍
所得昉之罪如此而只以 廟主散失罷職公論何
時得見乎張紳不賑可於本罪加一等而使之自盡
自古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合啓之答有曰元勲獨子
不忍加誅若連啓不已則恐必蒙允故卽發停啓之
簡為大司諫金南重所沮塗之權勢 殿下尚且畏
之兩司獨不畏之乎沈緝以假王子假大臣之說許
於清人國事終至大誤而其時不斬頭尚保首領可
勝痛哉臣言昉塗之罪被罪曾未半年又發妄言利

於身乎利於國乎伏願 殿下深思焉 上留中不
下臺諫又論慶徵之罪拿來賜死先是慶徵叅靖社
勲封順興君敏求圍置寧邊司諫沈大孚請斬敏求
曰敏求之不死慶徵之寃云而敏求因妓妾交通譯
虜以脅 本朝不得已量移旋又放釋收叙兩司爭
執而未蒙允臺諫又請姜晉昕不能善戰使賊渡海
初配遠地更拿來梟示忠清水營軍校詣闕號哭上
書備局伸其寃而竟不免初晉昕與慶徵同繫在禁
府聞賜死命下慶徵號哭失儀晉昕笑謂曰雖哭免
乎飮食自若及臨刑以其寶劒給劊子曰此劒利以

此速斬我而汝仍持去當初江都船上力戰無如晉昕臨死從容又如此人皆惜之水營軍卒無少長追思垂泣如悲親戚焉云戊寅正月致祭金尚容知製教趙重呂製進祭文中有泰山義重鴻毛命輕等語

上曰其自燒死似不分明則鴻毛命輕等語似涉失實矣盖江華留尹履之節死人耆啓中尚容以賊兵渡江燒火而死故也重呂對以臨死使人先取火藥櫝來仍坐其上故為落火以成殺身之仁此非暗昧之事云 上又下未安之教承旨李弘望金霱等伏逆 上又曰此祭不必今年為之祭文勿為製入

於是參贊朴東善右相姜碩期東陽尉申翊聖并上
䟽言之 上并不荅尚容子光炫等在草土上䟽辨
之 上令該曹查問處之禮曹更請行查本府右相
申景禛白曰金尚容之死節明白無疑而未安之教
出於意外臣未知自 上何以聽之耶 上曰予亦
聽於誰乎此不過慎重之意也景禛歷陳其時事蹟
又言南草則尚容平生甚惡之故其子弟及奴僕未
有吸草者矣以此言之則金某死節明甚矣 上曰
南草事予亦不信盖尚容平日甚惡南草故嘗於
筵中面斥新豊府院君張維之耽嗜 上亦知之大

憲俞伯曾進曰尚容自焚之狀不待查問而明白矣
且尹履之疏甚非矣至於金尚容死節人或有異言
云者尤非矣其所謂異言云者履之正自道也他人
則誰有異言者守領相李弘胄亦言燒火與自燒大
異而查啓甚非矣　上曰今則予亦知之矣伯曾曰
自　上既已洞燭即為旌表則物情咸快矣　上曰
諸臣之議如此予亦疑解但事係重大故未及即施
矣江留宰啓英啓云多般訪問吹鼓手李夢得所告
內渠以吹打頭領往在南門西邊城上敵兵来到城
外南山之時金尚容脫表衣携兒孫上来門樓先使

大君往于西門又令經歷巡檢城堞揮斥在傍人使
之下去之狀渠實目覩而顧眄之閒火發樓上渠亦
蒙火墜落城下他餘節次未能詳知自決之跡明白
無疑衆口同然云禮曹啓請吊祭等節即爲擧行
上允之知製敎金堉製進祭文有曰倫紀將墜賴卿
扶植禮義之稱無愧華夏粤予小子始未克知到今
慙赧雖悔曷追卿則忠君予實負卿後以贊善宋浚
吉筵白不待諡狀 命賜諡曰文忠○宣傳官朴震
龜通術數謂盧東萊協曰時氣不佳非久必有兵禍
入都城則殺氣滿城國家以江都爲保障故往見江

都鳥中殺氣亦滿吾以為國必亡還入都城自水口門尋一條生氣至南漢則城中全是生氣又有生氣在西門國其不亡矣吾則不及見而死君其記之及丙子都城及江都全陷 上從水口門出入保南漢自西門下城一如其所言震龜於丁卯亂挈妻子自鄉入洛見者皆笑胡兵到平山而退嘗為金瑬軍官一日進木龜曰用此則足以當一面瑬以為迂恠而却之退歸其家鬱鬱不樂盖震為木自謂之也嘗語人曰南漢數年後奉天之厄吾則未及見果乙亥逝

元老守正

庚辰十一月龍骨大梧木道渴沙三人出来二將留
灣上木道馳到漢師責以當初約條者十二件事乃
向化逃還唐人及我國人不即刷還三公六卿質子
或以孽子或以踈族尚充以送前日徵兵以誤軍機
今日舟師不得入来遲回不前採蔘人及佃獵彼境
者不為禁斷漢人船隻到我境者不禁不告江都及
山城不言渠擅自修築柳琳欲為調用使之等待而
擅送南方林慶業所率軍兵往在彼地者戰馬及粮
餉不即送之軍前等事也恐嚇萬端奴且以為領相
洪瑞鳳曾參於山城約條而不遵行吏曹判書李顯

英主用人都承旨申得渊往年林慶業處送夫馬時有防啓參判朴潢前在瀋陽有預知之事使之俱送瑞鳳諸人星夜馳進灣上所謂朴潢有預知云者指預知鄭雷卿事也當世子北行也從官多厭避校理鄭雷卿慨然請行以弼善隨往瀋中掌行中錢穀時鄭命壽金突屎義州人皆以我國賤隷信任於奴僇辱我搢紳凌轢我 君上人皆憤惋及我國所送紅柿生梨等物於汗也命壽改其文書減取柿梨之半又出來我國時銀貨等物載來雷卿因此事而欲除命壽及突屎與司書金宗一院吏姜孝元密議且與漢

人之投虜不悅於兩賊者同心結約欲發告贜奸講
院仍以為證以明其罪一時并殺而朴箸以賓客在
瀋與清人暱洩其謀 世子往見汗時宗一陪往龍馬
先知此計問宗一曰汝欲謀殺命壽云然耶宗一答以不
知龍馬即往問雷卿答曰有之極言兩賊實狀龍馬
大怒囚雷卿於別處先殺漢人因詰責我朝廷自
上初欲送使救解朴箸馳啓以本國嚴辭請罪則彼
或假貸若伸救則秖益其怒相臣崔鳴吉曰如此則
益致其怒無益於雷卿不如馳送宣傳官使之賜死
孝元之名雖不出於胡人之口終若事發則初不如

自我國先為同時賜死之為愈也如此則雷御輩或
有萬一得活之幸　上從之送宣傳官四月初八日
賜死雷御孝元於瀋陽世子親欲往救於龍馬館中
諸臣力請猶不止先送講官鄭知和於刑部見辱而
還或謂雷御曰人衆則清不可盡殺使引在館諸人
雷御不聽時年三十二孝元臨死亦直言不屈兩人
及死殯斂衣服皆自內出帛祭哀痛一出於誠遠近
聞者無不感激宗一拿來論盈德謩從前奉使虜中
與龍馬命壽交結謩之入瀋龍馬出示其妻子龍馬
出来我國謩又出示其妻子龍馬曰令子即吾兒也

其與虜親切如此而及箚曾與雷卿同處館中雷卿見
虜多行麁鄙之事攻箚曾太甚未嘗與同堂相語人謂
雷卿之死箚曾嗾之也瑞鳳顯英先赴灣上得淵到松
京中路逃還上疏曰今番龍胡之來專為臣身往則
必死願死於朝廷　上命速往則又疏言臣素無子
侄収骨無人請率往外甥姜文明備局請送之文明
即右相姜碩期之子欲藉其勢力故也　命得淵速
往則得淵中路聞吹角聲意謂胡差之來捕匍匐入
林藪而行半月始到安州啓言因晝夜始到安州云
人皆笑之龍胡輩招瑞鳳顯英言曰貴國有金斜陽

者不用大淸年號南漢出城不隨駕而下世子往還
亦不迎送不受官爵允千上疏指敎年少輩爲之云
然耶所謂斜陽者指金尙憲蓋胡語也詰責無數領
相以下知不可諱答曰此人老病在遠故官敎下吏
不卽下送此非不受官爵云其餘事無復辨別能等
曰使速來見備局回啓更令灣上諸臣善處 上曰
依啓且此人如或徑死貽患 國家念之領府事李聖
求密劄曰彼以不受官爵爲言若拜二相兼貳師而
入來則可以紓禍云且備局別送下吏賫去銀兩行
賂於奴奴初不甚催督及得泂到灣上暫被龍胡嗔

責出見命壽哀乞指示生路命壽曰若言橫議之人
則可生得淵即書給金尚憲曺漢英咸昌士人蔡以
恒等三人與其外甥李烓嗾之云龍胡輩使之催促
三人兼程入送備局以得淵事稱以無據 上曰陷
人求生不義也貽患國家非忠也備局不以為怒只
稱無據今日朝廷可謂無法矣遠接使李景曾啓曰
丁丑以後臣非遠接則館伴非不知彼中氣色即今
形勢頓異前日金尚憲自知其不免而至今不來朝
廷不為分付矣是時灣上諸臣幾至救解及龍胡聞
得淵言遂日催督恐喝曰當送一千兵於嶺南親自

捉去云且曰以布帒籠去領相以下云京外騷動灣

上諸臣大生恇㥘狀啓一日三至皆是速送金尚憲

之言也尚憲初以未有　上命故不可先自上去及

備局關到促星夜就道尚憲聞命即行其告廟文曰

竊位于朝妄效古義將陷不測遠辭神位言語動止

一如平昔遠近親舊無不哭送輿儓下卒亦皆流涕

尚憲無一毫幾微見於色到京　上遣中使賜貂裘

厚給行資且賜　御札曰卿以　先朝舊臣從予遊

者亦且多年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也頃年退去猶極

缺然意外禍生竟至於此良由寡昧不賢之致言念

及此不覺淚下切欲相見難便來果卿須善對以解
其怒尚憲謝恩疏曰臣言無小補身有遠行行過國
門跡阻陛辭中心耿耿感慕徒增不意 闕裏曲體
微忱内使臨存 天語惻怛珍褒接手暖氣回春若
登鑰頭再覩龍顏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上曰見金
尚憲疏似其手筆此乃永訣之意不忍見矣因泣下
數行 上問于大臣曰卿等見尚憲字其意如何沈
悅曰其人素無低仰底意到彼言語之際不無觸怒
之患親舊皆以此戒之矣尚憲行到平山胡差五人
來見先去略無困辱之事龍胡輩急於還歸催督甚

急星夜兼程自平山三日到龍灣精神筋力少無困
頓龍胡會瑞鳳諸大拈尚憲入坐於李顯英之上尚
憲布衣草屨着浩然巾携杖負於人而入歌卧不少
屈龍等亦不嗔怒問俺等已有所聞盡言無諱答曰
不知何言龍曰丁丑　國王之下城獨以爲清國不
可事不爲乭駕是何意耶尚憲曰豈不欲從吾君但
吾老病不得從耳又問丁丑以後除拜一不受之還
納教旨是亦何意耶答曰　國家以吾老病初不除職
寧有還納　教旨之事耶我國之官皆在此孰不知之
如此誕妄之言聞於何處耶又問助兵時何以上疏

沮撓乎答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 國家不用吾言且
君臣間私相告語之事他國之人有何可言之理乎
龍胡還曰兩國既為一家何以謂之他國答曰彼此
各有境界安可不謂之他國乎三胡相語卽使撞出
別無怒色梧木道曰朝鮮之人言語之間專事婀娿
此人應答甚快最難老人從胡輩亦嘖嘖稱歎胡人
別定勤幹差使負使之扶護且令棄轎凢路中幕次
供饋必先於人龍胡路中獵得山鹿以二脚先饋尚
憲先是曹漢英以持平於奴使来引義不郊迎林慶
業從攻東江時漢英上疏諫之及將行 上遣中貴

人喻之曰愼言語無害性命賜白金爲贐蔡以恒當
南漢圍解上䟽言 神皇東援之恩不可忘又作主
和者之罪及清人索以恒聞之語家人曰今得死所
矣即辭家廟就京師請行 上曰爾布衣也與卿大
夫不同如可以得生者不必固守死志因 賜煖耳白
金束帛以遣之以恒上䟽曰臣竊見國家之事無可
爲者而朝廷因臣之死大加驚動則臣雖死亦榮矣
以恒追及尚憲等於瑞興與其弟以節從子之滇訣
無戚戚之容於是尚憲漢英以恒與得淵幷入去瀋
陽朴潢當初多用銀貨於龍胡命壽故使即還去終

又再徵拘留於瀋中別室蓋朴簹曾爲江原監司爲
朴潢所論遆及入瀋潢又擯斥簹太甚仍成仇怨且
累被金尚憲之重駁故金朴之事簹皆嗾之云辛巳
正月初九日所謂質可王者及龍胡與刑部官三人
會于刑部請世子及陪臣來會將尚憲漢英以恒得
澗等五人項加鐵鎖合結兩手先置刑部門外先問
尚憲則一如灣上所荅且曰爾國之事以吾言不得
成者有之耶辞氣凜然命壽亦敬服傳言刑部時改
爾國爲此處㝠不激怒也尚憲入刑部時亦負於人
而行到即偃卧如前日胡人不爲呵禁得澗亦如尚

憲則胡人以杖打之曰犬子犬子汝欲效金某耶次
問得潤曰夫馬啓辞止之何也答曰龍將在灣上時
我國夫馬難於致遠欲以刷銀入送吾不爲稟定上
國輕先送銀爲未安略陳所見豈有横議於其間乎
次問漢英曰爾之陳疏何事也答曰 國王久在謫播
中罕接臣隣請於卧內頻接大臣講論治道而已萬
一横議則自當退去耕田而豈於丁丑後赴擧登第
送舟師之時身爲兵郎何與調兵乎其無他意據此
可知次問以恒曰爾以何事陳疏乎答曰鄕人無預
朝家事只以賦役偏重陳疏胡曰賦役指何事答曰

我國計田出役而量田後田稅刷馬之役比前煩重故疏陳其弊而已奴吏問得淵曰曹蔡所陳與爾所言何相左也得淵曰此皆吾在瀋時事也嚴問之際只以所聞言之疏中辭意則果未知也命壽嗔目叱之刑部官入告質可王王與諸胡相謂曰金也望哥或曰奕爾因嘖歎不已望哥者胡語極難之稱也刑部官使命壽傳言曰金尚憲丙子之前橫議紛紜使國家傾危尚不知悔猶踵前習曹疏請頻接臣僚者必是陳為不善之事蔡疏徭役煩重之說必指歲幣軍粮而言也得淵夫馬調送之時陳疏作梗且發告曹蔡

而及至相面語及滕朧四人一樣當死得淵等號訴曰吾有立證之事可知其寃强聒不已又懇命壽曰令公活我尚憲語諸人曰即刻當死之人雖哀乞得生乎顔色不變擧止自若清人亦嘖嘖稱以金判書而不敢名龍胡等言於世子舘曰金某等罪初以死論斷矣以爲今番十二件事本國皆以自服金某等亦即入送朝廷旣往之失已皆置之此人等之罪不必至死亦當思量而處之云仍拘留諸人於北舘牢鎻甚嚴執義趙絅大言於朝曰金某之事專由於柳碩論劾遠播胡中以至於此胡人尚知敬歎而我國

之人反不如犬羊云矣尚憲謂漢英曰彼不能奪我
之守宜自潔以盡天命漢英曰諾燕趙烈士被俘者
聞其義夜捉蒸羊以饋之尚憲與漢英吟咏自遣有
雪窖集十二月尚憲患疾將至不救貳師李景奭百
計善圖密陳於春宮世子往復於龍胡汗許令貳師
領出尚憲等四人及朴潢使之拘留於灣上而出來
時若值險路領來胡將必下馬手扶尚憲乘車其尊
敬之心終始不懈壬午正月三日五臣到灣上上疏
曰羈縶異域再罹寒暑枯形危喘與死為期伏蒙天
地父母之仁德動遠邇誠感上下脫之於鼎鑊刀俎

之間還之於乳哺衽席之內再生之恩如骨而肉生
與非臣等之力所能仰報而玉關雖入長安尚遠不
得趍詣闕庭小伸微悃 上聞諸臣至龍灣傳曰申
得淵事極為驍佐奉 命之官雖鈇鉞不當避而圖其
生還多陷他人尚不施罰者為其方係清國今姑削
職癸未朝廷遣使 皇朝及還 明賈人亦從來舶
隱宣川海口留月餘交易龍胡過海上望其 明船
乃大疑之時李烓守宣川府遂逮烓下瀋陽獄烓具
道為諫官時劾金尚憲不臣於清為所忤斥守宣川
因持國陰事十二告奴願為清臣歌舞太平先是送

使 明朝崔鳴吉主其謀及是又泄胡差至京執娃

訊詰問朝廷執鳴吉而回到義州復以尚憲北去時

奴使至京諱其言尚憲不及知其容表廷俊者自京

星夜疾馳至義州使者猶未至尚憲方飯恐驚之飯

已乃告尚憲夷然不小動後二日使者至直入尚憲

舍悉搜其文書齎裝趣行州尹以下皆惕伏尚憲容

貌不變廷俊揚揚氣益壯尚憲問曰獨不畏彼守廷

後曰彼非殺我者又何畏尚憲與鳴吉至瀋陽俱繫

東館更徙北館北館奴所處死刑者也龍胡等招尚

憲至使人扶擁而坐尚憲側身橫足龍胡以干預國

事指揮文臣主張殺烓等語爲問荅曰國家已定之
事雖在朝之臣尚不得更改況被罪在外之臣何可
干預乎但李烓祖子孫三世有負國大罪我爲臺諫
請加罪烓以此切齒啣毒常圖報復此乃國人所共
知也遂拘北館尚憲顧廷俊曰吾死職耳若偕入無
益廷俊泣曰何忍先歸固持尚憲腰同入不通水火
者三日時鳴吉同拘以詩說經權之意云湯氷俱是
水裘葛莫非衣尚憲次其韻曰成敗關天運須看義
與歸雖然反夙暮詎可倒裳衣又有詠魯仲連詩曰
當時不有先生議看殺千秋萬古人四月龍胡等來

詣世子館前招尙憲及鳴吉傳言曰方施大霈之典
特為放宥出置館所近處仍以解鎖使尙憲鳴吉西
向謝命鳴吉肘尙憲欲與之偕尙憲托以腰病終不
為禮龍胡強之而不動鳴吉獨西向四拜且跪謝於
龍胡龍胡瞪目視尙憲者久尙憲肅謝於世子仍留
質館時朴潢自義州放還 上問及尙憲而不名曰
金判書事始慮其不得免今幸得釋當初執去何意
也潢曰娃之告變專委搆陷故有此擧 上曰前在
山城此人所為未安矣今番入瀋他人皆失擧措而
此人獨全節至於 國家所賜銀子亦不用之還為進

納其清剛可嘉蒲曰臣與尚憲年輩懸殊未嘗服習
今番入瀋數年同處見其有過人者蓋死生在前而
不以為意再入之時益不動念　上曰疾風知勁草
此人有男子氣像他人則雖以等閒事入彼亦多失
措矣甲申流賊陷北京有帥臣吳三桂者請奴入山
海關　大明遂亡尚憲作詩以見其志時尚憲所善
漢人吳叔憲同縣人孟英光被擄在瀋聞尚憲之義
遂與結交尚憲慷慨謂曰昔我朝　天子與吳叔憲
置酒為壽今叔憲不可復見而尚憲五年幽囚與足
下遇於此豈非天耶乙酉清人新據北京送還世子

及諸質子尚憲亦東還漢英等先已自灣上還先是奴心嫉李烓之奸謂烓言雖直有忌君負國之罪即歸于我國抵罪烓至平壤其黨貨賂于清謀脫烓烓當伏法而有司遲留不斬觀察使具鳳瑞聞烓斬之居數日奴果赦烓而烓已死尚憲謂鳳瑞曰使李烓得志於清則社稷不血食矣尚憲時年七十六還到城外上疏待命十許日不報政院啓曰尚憲萬死重還無非義烈感動之致豈不大有辭於天下後世宜特賜慰諭而陳情告退之疏亦未批下此豈羣情之所望乎竊聞尚憲恭俟王音於城外爲日已久而

今始退歸郊圻白首孤臣生還故國咫尺 楓宸竟
阻瞻拜其於 聖上崇奬節義之道寧不歉然乎
答曰此卿生還故國而又不到 宮門是亦不屑就也
予方愧赧有何慰諭之辭哉且上疏中別無欲拜之
意而以竟阻瞻拜為言不亦異乎又於諸宰引見時
連下未安之教尚憲不敢自安上疏有曰臣昔年西
去之日初謂永辭於 闕下而未有 明命不敢冒進
當時豈知有今日也臣伏承中使傳 命不覺泣涕
沾襟臣之此情鬼神鑑臨今之歸也陳疏十日延佇
郭外者亦以未有 明命不敢冒進不然臣之老病

雖不得陳力就列一望　淸光固臣至願何忍若是

恝也若公言請見亦非臣之所敢臣心炳炳一毫無

餙第臣之家廟在於城中臣一番展謁者誠以君臣

父子之間恩義攸分禮有時而不同故也臣之朝廷

趺平生言行不能見信於　君父及遭　嚴威震薄

乃敢仰首鳴冤　荅曰卿勿以爲惶恐丙戌拜左議

政其荅人書曰聞新除告身不書瀋陽年號庶幾知我

意果爾何憚一遭往来也壬辰卒壽八十三謚文正

漢英後爲吏曹叅議升右尹卒年六十謚文忠以恒

官知木川縣年七十一終烓又告李敬輿亦志在

明朝奴與尙憲偕執至瀋陽拘留數月釋還拜右相
後使淸淸人以敬輿與前有罪不當爲相遂幽東館尙
憲歸時偕釋還當漢英在瀋獄往往不爨及鄭命壽
詣獄始許爨漢英罵曰吾決一死久矣雖凍餓死亦
可汝何爲許爨耶命壽曰曹生不屈固如是也 孝
宗嘗聞尹鑴名欲許以白衣入見漢英以承旨進曰
鑴才德未著何可輕加異數乎 上乃止以恒自瀋
歸懸 神宗御筆於壁曰壬辰東援之恩不可忘也
每中夜拔所佩刀撫之曰吾雖欲食讐人之肉得乎
許格號滄海當丙子之亂將募義赴難聞講和登小

白山北望而哭欲墮厓死家人救而不死遂廢擧業
屛居丹陽遯山下時年三十一丌上置春秋一部不
見時憲曆每値 崇禎諱辰焚香西向哭 孝廟昇
遐以大義不能伸於天下痛泣寓感於吟咏年八十
四晨起拜先墓飮三杯酒危坐賦詩曰天地幾時盡
無涯還有涯江城一甲子飄忽劉春花因凭枕而終
白氣亘室須臾乃滅朴世采命書銘旌以明處士
英廟朝儒生疏請奬贈 上曰君君臣臣之義久已
晦塞格能樹立可嘉特 贈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又
敎曰以 崇禎處士特 贈則 敎旨不可書淸年號依

三學士故事書 崇禎再乙卯按一夢史傳曰許滄
海之爲 皇明大節人到今稱之而獨漏陪臣傳莫
知何爲而然也○申昦侍直翊隆子母韓氏妻洪氏
皆殉于江都昦以父在不敢死甞曰旣不得奮臂龍
庭且當沒命丘壟日夜悲憤如不欲生冬不處溫夏
不就凉遂自廢於世宋時烈謂接輿荷篠今世曼倩
字昦○鄭維岳登生員壯元 孝廟招差備門 賜金二十
兩曰爾父死予尚忍忘 玉淚汎瀾左右掩泣維岳無
戚容 上問所懷盖欲聞復讎事時館學方請兩賢
從祀維岳遂請此事 上薄其爲人及登苐謁鄭致

和拒不見曰爾父言吾不忘權愈嘗戲曰西人欲以
千金購殺令公閔宗道曰令公勿憂彼雖千金購吾
輩豈肯出賣維岳笑而甘心雷卿臨死血書戒其子
維岳不讀書勿赴擧付鄭致和歸後維岳登進士及
第士論多鄙之然以雷卿之故宋尤齋諸士流每推
詡之及甲寅後維岳反附南人諂佞之態不忍正視
時南人新得志推許穆為窩主一日衆南與維岳會
于闕中衆南齊稱眉叟爺眉叟者穆之號也維岳亦
從而稱眉叟爺不已金錫胄適在座嘻笑曰吉甫可
謂喚爺任從鄰兒為也維岳慚沮衆南失色聞者快

之吉甫者維岳字也好事者目維岳曰回龍顧祖納
馬忘親蓋堪輿家有回龍顧祖之格而維岳以元亮
順朋之後其行事恰相似且其父死於虜而不知讎
虜每當勅行時納馬以圖利故云

附烈士成仁

先是義州人崔孝一多智喜任俠宣川人車禮亮大
豪也孝一見 明室將亡謂禮亮曰吾欲浮海入中
國說 明諸將攻瀋陽則奴必來救於我國若我國
出師則君詐為軍屬行間入奴營乘其隙殺弘他始
然後孝一因而屠之八旂諸族可滅也禮亮曰此吾

志也乃以家財佐孝一具舟與粮時黄一皓爲義州府尹有爲　明雪耻意一皓嘗名孝一論天下事孝一具言與禮亮謀者且曰禮亮有友名管貴者　明都督沈世魁偏將也世魁戰死管貴被執在瀋陽從中行事則清人可滅也一皓大悅厚遺白金孝一托妻子於禮亮將行恐見疑於國中乃之安州見兵使林慶業告其謀曰願得罪於將軍以絶人疑慶業乃仍事杖孝一降烽卒孝一言於人曰林將軍辱我至此何面目復還鄕里遂舟行至登州說陳洪範不用乃去之寧遠爲吳三桂謀士禮亮入瀋陽客管貴所

伺奴人之隙時鄭雷卿表歸一皓迎哭甚哀爲解其
衣而斂之清人愠怒會清使者馬至義州死而從者
亦病死清人以爲義州人殺之請于 上下一皓獄
久之爲兵曹叅知孝一既入中州龍胡聞之欲究其
實乃詐爲孝一書使細作漢人抵孝一甥張厚健佯
若自中朝来密傳曰崔公方率舟師来先遣我通之
厚健喜乃厚遇之書給謗札報孝一曰金尚憲爲清
所執國中震怖願勗男氏早成大功東公禮亮已入瀋
陽客管貴所黃公一皓亦歎服勗男氏之所爲厚恤親
黨奴得其書乃於辛巳五月使鄭命壽同陽叙博氏

歷見箕伯鄭太和列書與孝一同約者三十餘人急
捕此亂民直來闕中屛去承旨史官與 上附耳語
仍納崔族謗書則其族屬之名在書中者盡命拿來
一番訊問後胡差使本國照律右相姜碩期欲律之
以絶島安置領相李聖求左相申景禛直以處斬擬
律碩期爭之不得即爲起出 上命以千金贖一皓
不得初九日陽叙愽氏及命壽出南別宮外踞坐繩
床聖求率百官列立崔族張厚健等十一人及一皓
一時斬殺血流被道古史中所未有之變也一皓臨
刑北向拜以辭 君南向拜以辞母舉止從容略無怖

色吏曺叅議李德洙在傍呼翼兢曰君平生欲爲國
事今乃浪死可憐也一皓曰然我死猶勝於今輩之
生翼兢一皓字也一皓有八十歲老母人皆痛惻如
親戚云往年 上命因孝一諸族洪瑞鳳容劉放釋
胡差招致瑞鳳於庭下致辱無數聖求與命壽語多
矛盾謂聖求曰台言出於口者反不如我肛門云胡
差之返也言於 上曰今行有所處置與禁府堂上
同去胡差到關西崔族勿問親踈十五人又爲盡殺
而去龍川人安克諴亦助孝一行見殺車元轍禮亮
從弟坐族當斬主者閔之佯疑曰若非姓元名轍乎

元轍曰變姓苟生非丈夫也遂大呼我姓車氏名元
轍由是被殺是時禮亮在瀋陽命壽歸自義州収禮
亮肯驗問禮亮不對叱清人曰吾生不減汝死有恨
実遂與貴同斬時流賊陥北京奴據武英殿三桂降
孝一至京師獨不朝賀不薙髮侍　先帝殯側晝夜
臨哭十日不食死三桂収而葬之　肅廟贈孝一戸
曹叅判　御書告身曰歸正　天朝義烈卓異　正
宗丙辰加　贈兵判謚忠壮

東藩朝正

先是　毅宗聞清師圍　王廣州詔陳洪範顔繼祖

率師往救適金堉奉使如京 帝又與堉率千人衛
之以歸堉既歸繼祖等不即發已而眷屬國不守
帝深憐 王無救而下城責繼祖等遲留不行 上
自與奴和遂不復通 中國邑邑不樂每歲正朔即宮
中象 天子位西向哭以首頓地乃陰求義士之使
明者未得也崔鳴吉勸 上與清盟每慚其與
明絕嘗過平壤與林慶業語求可朝 中朝者會 明
都督洪承疇使僧獨步如瀋陽獨步還至鴨綠江為
慶業所得致之鳴吉言于 上使慶業裝送獨步初
名申歇為人開敏有口辯入妙香山學浮屠削髮為

僧聞沈世魁鎭東江浮海徃遊世魁死獨步間走入
河南依承疇時奴犯京師承疇率師入衛使獨步東
之瀋陽取奴兒要領而歸至鴨江為戍卒所得及是
移咨于承疇具道為奴所圍不能城守狀獨步歸報
承疇奏　天子以為不能救一屬國　帝自傷而多
王猶不忘　皇朝詔褒其義因賜獨步名麗忠麗
忠歸自京師　上大喜賜麗忠米五百五十石白金
千五百兩人蔘五十觔復遣之明年承疇降于清言
朝鮮王使麗忠奏　明天子清人疑之會朝鮮賈人
高忠元繫瀋陽獄告崔鳴吉與慶業遣使入　明如

承疇言奴大怒執鳴吉至鳳凰城奴陳兵于庭問鳴
吉遣使 明國誰主者鳴吉曰 王不知羣臣不知
獨鳴吉與林慶業主之遂械繫鳴吉瀋陽三年赦歸
後永曆帝在雲南宋浚吉宋時烈建言宜遣使者朝
天 上雖多其言而雲南去朝鮮數萬里水路難行
又無如慶業者卒不得行慶業見鳴吉被繫歎曰大
丈夫徒死清庭無益也即道亡入俗離山變姓名匿
於浮屠大索國中不得慶業嘗與船商李武金有舊
與謀入中國武金慨然許諾乃備舟糧伴人紿諸賈
人曰俗離有僧方立佛宇有穀幾石在延安府西海

上有能輸致錦江口則當厚給賃佃諸賈曰諾乃舟行中流慶業出裝中劒佩之衣甲衣立船頭大呼曰回吾拔節度使林慶業也不從者斬船人慴伏曰惟命抵登州依黃宗藝置道之帳中問兵事慶業以爲師舟師由鴨綠水屠瀋陽則奴兒無遺族矣 帝勅授慶業副總兵將以七月伐瀋陽未幾自成陷北京宗藝夜遁其中軍馬登紅代領其衆是時獨步在登紅軍慶業聞唐王入閩約與獨步奔福州伺登紅睡與俱亡獨步有貨不忍捨又不欲涉險深入遂告其謀于登紅登紅盛兵威嚴慶業情欲刃獨步而未得便

俄而登紅執慶業降奴慶業仰呼曰天乎天乎何使我至此奴欲使剃髮不聽奴誘曰今日降明日富貴慶業曰今 明已破矣吾豈以富貴變其志耶乃送北京獄誘脅百端終不屈奴問所欲言慶業曰昔曹孟德釋關羽汝若送我南朝當報汝以雲長故事奴曰汝不忘南朝可謂忠臣然養虎遺患吾不為也後因辭連沈器遠朝廷遣使請還之奴以檻車送慶業而獨步亦被執於奴又從慶業歸及慶業掠死獨步杖流蔚山而死武金亦被戮死○奴克關內誘於有勑書朝廷將表謝大臣欲稱賀得其善心贊成李德

洞曰我之於 大明義不可忘關內陷敗 皇孫見
俘謝則猶可賀則決不可爲 上從其議謝而不賀

附風泉餘思

丁亥某月唐船數隻漂到海南被執之日悉其殺害
自剃其髮假稱清人又焚其所賫文書盖自南京差
遣使請兵於日本搆亂朝鮮挾攻清人之計也其上
使前太學士黃傑蘇州人副使都督閻九皆浙江人
金賓亦以白衣隨行傑等英姿秀異文章贍麗九皆
身長八尺容貌傑特賓文彩動人筆跡絕妙自海南
縣次次押領送於京都行到連山望見鷄龍山喜動

顏色曰此必王都吾屬生矣及過龍山直到公州相
顧失色駐馬號哭曰吾以爲直向京都今王都已過
矣必以我執與㺚子矣從者曰此非王都願勿過慮
傑等曰王氣在此是必王都何欺我也及到公州時
李泰潤以舍人外補公山縣別備供具禮待甚款傑
等怪問曰吾所經郡邑皆以惡草具待之到此不然
主倅必是名人也譯官紿曰主倅以翰林學士言事
左遷傑等嗟歎至夜泰潤持牛酒親往勞之兩使僕
僕稱謝乃張燭穩敘語及中朝事傑等守諱曰我輩
本以江湖駔儈之徒避兵奔竄飄轉到此南北與已

之事漠然不知泰淵愠曰我國勢窮力弱不得已臣事彼國至於 皇朝則誠意小無所變諸老爺若是跡外不肯開抱余甚愧歎傑等曰主公若是至誠問之則余何敢不副盛教也乃取筆書問答傑等嫌其煩漏有持難意泰淵乃取粉板以示之旋即拭之傑等大喜於是各持粉板互相問答傑先以宋詩書示曰樓外青山山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泰淵曰何以示此也曰主公知此詩乎曰此宋人名作也傑色喜還取側書其傍曰樓外青山不見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薰得馬

冀眞直把抗州作滿州泰淵曰何以改此詩也曰金
陵陷沒之後南人以此改之因泣下沾襟泰淵乃書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主家何處
在牧童杏花村傍書淸明時節又紛紛亂離行人欲
斷魂借問周家何處在牧童遙指向化村蓋胡人之
降附本國者謂之向化也 以示曰丙丁後東人亦以
此改此詩傑撫掌大笑曰改此詩者亦是才子也泰
淵問北京事顚末傑曰 大明亡徵始於 萬曆壬
辰東征之後經費虛耗百姓怨咨天下騷然人心思
亂所謂流賊起於其時分據山東勢漸熾盛而 皇

帝宴安鴆毒荒淫鄭妃以天下之事委之太監宦官
專執朝權蓋自 天啓時作門生天子至於 崇禎
時則天子拱手而已所謂關東盜無能為者政謂此
也流賊以此益熾其賊黨心腹相半都城及至城陷
之日羣盜闌入城門然後 皇帝始知之乃與 皇
后同縊而崩自古亡國之變豈有如此之時哉北京
既陷之後元帥吳三桂托以復父之讎引入強胡復
蹹中原使三百年禮樂之地一朝變為豺虎之穴自
古兵禍之慘豈有如此時者乎秦淵又問南京事顚
末傑曰北京避亂之將士南渡金陵議立藩王以存

宗社不擇賢否只貪功名乃立 弘光即位南京 弘光
即福恭王常洵之子鄭妃之孫也鄭妃在 萬曆時
煽亂天下積失人心天下之人怨怒沸動正如唐明
皇之楊貴妃 弘光以此不愜輿情加以性本昏庸淫
戲無度清兵南下停執漢王臨江東裂直渡長江若
入無人乃擒 弘光遂陷南京南安伯鄭芝龍等定策
協謀推戴唐王稱以監國是為 永曆皇帝清人聞之
乃欲一舉殲盡以精兵十萬直擣長驅 皇帝遂先設
備可飲之泉則盡置毒藥可陣之場則盡藏炮火奴
兵不知飲水則人馬俱斃設陣則火砲自發不戰自

破幾盡死滅若干殘兵僅得生還 皇帝以蠻兵四十萬躡後直擣金陵奴兵望風逋潰不敢交鋒渡海而北皇帝遂收復南京畫漢為界漢水以北則委清人漢水以南則以五十萬沿江列陣分據要害宗室中選大將約以先入定關中者王之不建儲嗣以姜曰廣為中興相曰廣之忠義大節即今之諸葛孔明也江南之人倚以為重鄭芝龍父子則雄才妙略雖古之名將蔑以加矣泰潤問曰李自成今在何處傑曰自敗走閩中又為清人所逐走入成都病死其子兵單勢孤不能自立歸順金陵姜曰廣建議以為此賊

乃宗社萬世之深讎不殺無以建中興之業不可以降者不殺有所容貸遂斬之即今西蜀以南皆為永曆之地矣泰淵又問曰北京之敗忠臣義士之死於國者幾何傑曰其時死節亦有某某人矣至如洪閣老承疇素以名流為國大臣人皆以為承疇必先伏節死義及吳三桂引賊入城承疇首先降附人以為三桂承疇豈真降賊姑為全軀以為後圖計及攻金陵也承疇以前鋒大將引路先下因執兵權封王陝西口饕富貴而已了無匡復之志承疇三桂天下之人莫不憤欲食其肉泰淵又問曰即今南京形勢庶

有興復之期乎傑曰　大明中興之勢厥兆有三惟
我　崇禎皇帝小無失德而遭時不幸遂死社稷中
興之兆此其一也　皇帝聖明將相得人中興之兆此
其二也西蜀江南物貨府庫　大明兼有之中興之
兆此其三也因問老爺居在蘇州姑蘇風景可以聞
歟楓林幾何傑曰何以問楓林曰古詩有江楓漁火
對愁眠之句以此知有楓林也傑曰貴國雖文翰之
國與中國隔遠古人詩句不知意味而讀之耳所謂
江楓者非楓林乃是橋名也詩以楓橋夜泊為題何
不信也仍相對酬酌情意頗洽翌日相別各有悽感

之懷及到京城適有勅使入在舘傑等入門上勅使
見傑至奔趍下庭握手號泣盖兩人於 皇朝曾爲
翰林同僚也與勅使同歸至北京不屈於奴而死云
庚寅年有林寅觀任善一云曾勝陳得三人漂到濟州其
人能文曉事仍言 永曆方保有江南克紹 崇禎之
統可期中興且其行裝中有 永曆璽書數紙本州牧
使洪宇亮據實啓聞右相鄭致和恐事泄欲執送于
北尹体元諸人力陳其不可而竟送之曾勝自稱水
船指揮使我人問其興師之期則手指天狼星曰此
星尚明矣馬上見三角山落馬放聲哭曰不圖爾國

雖視我輩我即死矣寅觀等上書于我國上官諸位
曰粤自　高皇帝三百餘年矣歷代與貴國情同兄
弟痛聞復之無路哀同事之無人故吾等千辛萬苦
泛舟來此則貴國不為指揮歸國而反陷於清地所
謂親人者寅觀等至此口亦啞矣伏乞上官諸位特
開惻隱之情使寅觀等復甦則雖為貴國夜犬亦在
衣冠之邦受之憐之幸甚其詩曰大國人逢小國人
衣冠俱是漢王臣來從南海身千苦漂泊東方又萬
辛語及中原腸欲裂心歸故土路無因何時更掃燕
塵黑定使山河日月新又曰朝天舘裡多歸夢鑾北

亭前哂孤舟日月盈昃先天定耐久復明何須悲朴
世采聞之移書李端相曰　皇朝於我有再造之恩
而近為强暴所制淪於禽獸之域者垂三十年矣玆
者唐船適到聞國勢尚可與益州并論其為東人之
喜不翅復覩漢官威儀而綁致虜庭獨何心哉端相
答曰以漂人為海賊等說為此說者之心昭昭難掩
吾則已知其必有此等說話者久矣蓋當初廟議必
欲縛送者雖是永曆親送之人亦將不得不縛送之
意也既於今日知其非永曆人而始議送北則今若
譸張此等說話欲免萬古鈇鉞其可得乎漂人等在

耽羅時旣言永曆之弟藩王主恢復與鄭聖功之子經同事渠所齎来者乃是藩王郎中蔡政書云此言似是實狀况鄭芝龍初雖是南海賊而連有定策功己不為海賊者久矣今必欲以此誣為海賊而欲免罪於後世者可謂欲巧而反拙者也漂人等到濟院與譯輩問荅所謂居在東寧海中永曆定都雷州福建布政是清人問永曆壬寅被擒於清國事及鄭聖父子事則或相顧不荅或周遮以他言荅之此皆譯輩所傳也設令真出於漂人之口到今知其必不免死之後萬無以實言之之理况黠譯輩皆已揣知廟

堂諸意且聞自初已有此必是鄭聖功之人无不可
送北之語今與其言相合其間形勢无可黙揣而知
之也又曰　大明子孫有立國於西方以平康為年
號者玉關外諸夷皆服從蒙古全部亦皆歸順云此
語出於頒日書狀官日記中且漂漢又有来泊於釜
山者見其問荅語則渠是交趾人以為商船往来長
崎島因風漂到云天運垂否皇家亂離日無定處永
曆都於廣西省云其詩有舟泊朝鮮國贈大雅君子
小詩一首求教名區何意忽奇逢萬里滄波一夕風
天外客星頻耿介日邊仁裔猶孤忠烟雲到處真生

色山水欲圖愧未工但得慈帆依破岸危時邂逅識
人龍又曰萍水雲愁有迷途相逢畫作故人呼未知
別後情何限綠水青山夢又迨古閬清源温松明具
藁大槩皇家之裔并起西南天下事從可知矣不知
此時老翁力量才具能辦得此事否也又曰丁未八
月往省外舅李孝貞公行遠揚根墓路過石室有詩
南極浮槎海上來紅雲一朶日邊開千秋大義無人
識石室山前痛哭廻盖其時繞有林寅觀事也詩語
激烈慷慨一時聞者爭相傳誦老齋亦和寄曰飄然
簪佩問何來遼薊腥雲鬱未開吾人底事吞聲哭先

主陵前去復迴〇一本曰福建林寅觀曾勝陳得鄭
喜等飄風來泊我境以文書示曰泣訴情緒祈懇垂
問我朝與貴國情義敦勤壬辰貴國遭難我朝如何
出力諸上尊能無聞及乎今寅觀等冀望百衆庶得
全歸反欲盡鮮於仇地假手於清盡陷　明人則不
亦太過乎諸君指人達觀能不惻然忍使百衆無罪
就死地乎當暫住于此偏入軍民使以農務一則不
負我　明朝二則亦無患於清見之咎三則體天好
生之德四則以賑貴國之民望今寅等求生而盡陷
死地則貴國有何榮　大明有何辱清國有何益然

百人殘喘何足輕重而貴邦大義關于千古寅等一
見今日之事方知朝廷之無人吁可惜哉寅等亦豈
偷生惜死之人然念雙親日暮兒女稚年不得不涕
泣圖生我國畏淸人所聞終不接待寅觀作詩曰鯨
波萬里一飄舟南國浮槎到海州草野民情思觀漢
朝廷何者識尊周尙書謾負先人意丞相徒知保國
謀志士千秋無限恨穆陵殘日暮雲愁○屈姐江南
蘇州府蘇州縣人也七歲入長秋宮侍　孝純劉太
后卽　懷宗皇帝生母也姐容貌端秀性行幽靜以
故深得　皇后寵流賊之亂　后步趨壽皇亭姐從

之 皇后戚然揮曰爾無庸與我来 帝及皇后既
崩姐淪落在閭巷間為清兵所獲置九王軍中姐常
目虜曰流賊九王嘗圓弁短衫垂面紗而坐狀貌甚
桀姐輒笑且罵曰男子亦為面紗乎面紗者唐俗婦
女之粧也故云然卒以幼免丙子 昭顯世子質瀋虜
以侍之遂承顧眄時年二十二及東歸姐從之屬萬
壽殿拜尚記後隨世子宮出居于鄉校坊每北望中
原稱 皇后德諡然泣下語及流賊極目憤罵姐年
八十餘臨死謂曰西郊是走燕路葬我必西郊也天
幸朝鮮有北伐之師我䰟魄將見之姐善擾禽獸隨

意指使女弟子進春得其法而更人婦貞烈言姐非
髻衣裳尚用　皇明法當後甲申帝號躑躅悲動傍
人　王憐之賜布帛　皇朝故事過臘乾清宮前山
積氷至盛暑設機煽寒殿內凜凜諸姬侍熱替用針
刻氷敲食　天子不之禁遂傳敲氷法又傳歌舞法
姐在蘇州時一村皆其同姓而宮人須廩時書已姓
字字頭如尺字狀其音為圭東人依其語以方音呼
為圭姐而錄其言質諸中原人乃屈氏也題其墓曰
　皇明宮人朝鮮國尚記蘇州屈氏墓姐常言　皇
明紀綱大壞獻遺公行女子有才貌者皆為邑倅脅

奪以娼權貴或自入已渠母產女輒殺之渠之初生其外祖母取養得不死云○回姐姓崔中原山東省青州府壽光縣人也為同縣四基倉居秀才張九簫妻　崇禎壬午被掠於清人翌年入質館乙酉東歸姐之父曰雲溥為紅通知縣還家而姐生故名以回祖鳴吉外祖支命山九簫之父名洙泗有嫡子三人九簫其季也姐能畫善綉為人明透無事不解多識我國人所不及者又有菜姐繫姐皆於　明亡後與回姐一時東來而繫姐　明朝宰相之後妻也娟秀善粧梳有士族風味死於丁亥菜姐只解刺綉死於

庚申遺言火葬諸姐皆在宮中而不識文不知其姓
名籍貫只依其口語以方音錄之回姐沒于乙酉年
八十一葬于楊州香花村